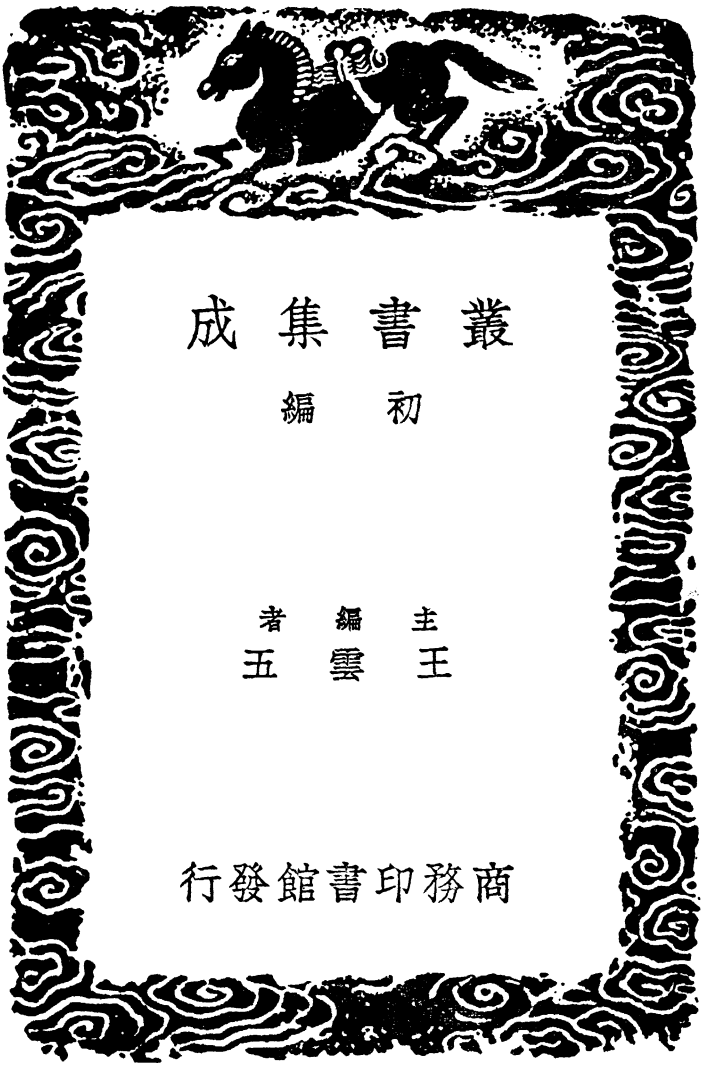
夷堅志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夷堅志

(三)

洪邁撰

夷堅乙志序

夷堅初志成士大夫或傳之今鏤板于閩于蜀于婺于臨安蓋家有其書人以予好奇尚異也每得一說或千里寄聲於是五年間又得卷帙多寡與前編等乃以乙志名之凡甲乙二書合爲六百事天下之怪怪奇奇盡萃於是矣夫齊諧之志怪莊周之談天虛無幻茫不可致詰逮干寶之搜神奇章公之玄怪谷神子之博異河東之記宣室之志稽神之錄皆不能無寓言於其間若予是書遠不過一甲子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据依者謂予不信其往見烏有先生而問之乾道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番陽洪邁景盧敍

八年夏五月以會稽本別刻于贛去五事易二事其它亦頗有改定處淳熙七年七月又刻于建安

夷堅乙志目錄

卷第一十四事

更生佛　臭鬼
莊君平　仙弈
蟹山　佐命功臣
變古獄　俠婦人
食牛夢戒　羊冤
趙子顯夢　夢讀異書
李三英詩　小郗先生

卷第二十二事

樹中蘗　宜興民
蔣教授　陳氏女
張夢孫　人化犬
張十妻　承天寺

文三官人
吳圻夢
卷第三十四 尊
蛙乞命
陳述古女詩
浦城道店蠅
竇氏妾父
興元鍾誌 缺
陽大明
混沌燈
卷第四十一 卓
夢登黑梯
許顗夢賦詩
廬州老兵
大孤龍
莫小孺人
趙士珖
舟人王貴
韓韡王誅盜
張夫人婢
王夫人齋僧
賀州道人 缺
劉若虛
王通直祠
張文規
掠剩相公奴
張聿夢
張積妻

趙士藻　　樂清二士
殯宮餅
卷第五十二事
司命眞君　　劉子昂
梓潼夢　　張九罔人田
宋固殺人報　　張女對冥事
畫學生　　周勉仲
樹中盜物　　扈司戶妾
異僧符　　李南金
卷第六十三事
石棺中婦人　　袁州獄
齊先生　　蔡侍郎
查氏村祖　　建康伍伯
劉乂死後文　　猪足符
廟神止奏章　　榕樹鷺巢

趙七使
蒙城觀道士
卷第七十一事
畢令女
汀州山魈
寧都吏僕
布張家
天心法
孫尚書僕
卷第八十三事
牛鬼
萬壽宮印
吹燈鬼
長人國
無縫船
魅與法鬬
西內骨灰獄
黃蓮山伽藍
杜三不孝
何丞相
虞幷甫奏章
歌漢宮春
師立三異
無頰鬼
秀州司錄廳
詹林宗

葛師夔
小郁題詩
卷第九十事
胡氏子
李孝壽
金剛不壞身
二盜自死
王敦仁
卷第十十二事
張銳醫
金馬駒
吳信叟
義烏古墓
閩淸異境
松毬
虔州城樓
欄街虎
八段錦
黃士傑
劉正彥
崔婆偈
餘杭宗女
湖口龍
王先生
夢女屬對
巢先生
梁元明

卷第十一十三事
玉華侍郎
唐氏蛇
劉氏葬
涌金門白鼠
陽山龍
牛道人缺
天衣山
卷第十二十一事
眞州異僧
大散關老人
韓信首級
王晌惡讖
成都鑷工
龍泉張氏子
永平樓
霍同治生
米張家
金尼生鬚
遇仙樓
白獼猴
章惠仲告虎
鼈廔土偶
江東漕屬舍
秦昌時
武夷道人

卷第十三十三事
劉子文
法慧燃目
盱眙道人
嚴州乞兒
海島大竹
黃蘗龍
蔣山蛇
卷第十四十五事
筍毒
浙東憲司雷
振濟勝佛事
南禪鍾神
魚陂癘鬼
結竹村鬼
九華天仙
蚌中觀音
牛觸倡
食牛詩
嵩山三異
慶老詩
劉蓑衣
常州解元
王俊明
洪粹中
全師穢跡
新淦驛中詞

趙清憲
邢大將
卷第十五十四事
董染工
上猶道人
趙善廣
馬妾寃
京師酒肆
大孤山龍
程師回
卷第十六十五事
劉姑女
海中紅旗
董穎霜傑集
朱希眞夢缺
大名倉鬼
臨川巫
諸般染鋪
宣城寃夢
何衝水鬬
桂眞官
皇甫自牧
徐偲病忘
雲溪王氏婦
三山尾閭
劉供奉犬
鄒平驛鬼缺

金鄉大風
鬼入磨齊
趙令族
姚氏妾
卷第十七十五事
翟楫得子
王訢託生
宣州孟郎中
女鬼惑仇鐸
鬼化火光
林酒仙
沈十九
錢瑞反魂
卷第十八十三事
張淡道人
韓府鬼
張撫幹
何村公案
張八叔
閻皂大鬼
馴鳩
張成憲
滄浪亭
蒸山羅漢
十八婆
太學白金

天寧行者
呂少霞
超化寺鬼
趙小哥
魏陳二夢
青童神君
卷第十九十三事
賈成之
光祿寺
楊戩二怪
廬山僧鬼
望仙巖
沈傳見冥吏
韓氏放鬼
卷第二十十二事
趙不他
龔濤前身
嘉陵江邊寺
休寧獵戶
張山人詩
馬識遠
秦奴花精
吳祖壽
二相公廟
馬望兒
療蛇毒藥

畫銀匠
祖寺丞
龍世清夢
神霄宮商人
潞府鬼
蜀州女子
天寶石移
夢得二冤
徐三爲冥卒
城隍門客
汪祖德
飲食忌

夷堅乙志卷第一　十四事

更生佛

仙井監蘭池鄉民鮮逑．因病誤服藥．病且亟．恍忽不知人．見三黃衣吏持檄來追．別有一白衣老嫗．挾梁上．逑命其家焚紙錢祝之．曰．有子買藥未還．願延須臾．三人喜．載錢以出．至暮子歸．三人與二白衣同行．蓋亦就逑者．一曰蜍充．一曰稅中定．行久之．入大城．門闕三重．宮室甚壯．既入．謂吉先死數歲矣．問逑來故．逑曰．被追至此．不知何事也．曹賀曰．有鄉人在．可勿憂．曰．誰邪．曰．虞太博．今判更生道．明日為更生佛矣．宜速往．少焉．吏引入殿下．王者旒冕坐其上．先呼中定及充．皆釋去．相去頗遠．不知所云．如何也．既而問逑．平生修何善．對曰．家貧無力．但嘗游瓦屋山．瞻辟支佛瑞色甚勝．及以一木施天翁堂耳．吏與紙筆．使錄所言．持以上．王書其後曰．放還．逑拜於庭．回數步間．有呼之者．王臨階語曰．為我報家人．令設更生道場．且誦更生佛名．語畢．白光騰上．室宇赫然．逑又拜而出．至大樓闕下．望題榜絳牌金字．曰．大慈大悲更生如來．纔出門．即蘇．妻子正哭泣．具櫬將斂矣．時紹興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也．明日．奔詣虞氏．述所見．適虞公小祥日．云．虞名祺．字齊年．平生不讀佛書．嘗為夔潼漕．方軍興時．諸道以聚斂為先務．惟虞所部．獨晏然不擾．最後在潼川．當紹興十七年．屬微疾．至六月二十七日．憑几不語．忽睨坐客曰．古佛俱來．吾亦歸矣．子允文旁立泣．下又顧曰．身得為佛．有何不可．客異其言．已含笑而逝．及

述事傳。然後廣成佛之證益顯。更生佛名。見大涅槃經中。新寧丞榮璵作記。

臭鬼

開封人張儼。說政和末年清明日。太學士人某。與同舍生出郊縱飲。還緣汴堤而上。見白衣人在後。相去十數步。堂堂一丈夫也。但臭穢逆鼻。初猶意其偶相值。已而接踵入學。問同舍皆莫見。殊怪之。逮反室。則立左右。扣之不答。叱之則隱。倏忽復見。追隨不少置。臭日倍前。士人不勝其懼。或教之曰。恐君福淺。或爲冤所劫。盍還家養親。無以功名爲念。脫可免。乃如之。甫出京。其人日以遠。遂不見。士人家居累年。不能無壹鬱。二親復督使修業。心忘前怪矣。遂如京師參告。踰月因送客至舊飲酒處。復遇其人。厲聲曰。此度見汝不捨矣。相隨如初。而臭益甚。士人登時忧忽。遂臥病旬日卒。

莊君平

李伯紀丞相少弟季言綸云。福州有道人。無他技。獨傳相神仙之術。曰。有道之士。所以異於人者。眼碧色也。嘗於市中見老叟。鬚髮如雪。而兩臉紅潤。瞳子深碧。竊迹其所往。正在一客邸中。明日。徒就之。執弟子禮甚謹。同室而居。凡歲餘。邈然無所契。一夕寒甚。叟起將便旋。爲捧溺器以進。叟訝其煖。答曰。懼冷氣傷先生。賓諸祓中爾。叟大感異之。曰。吾不知子之有心如此。其可不以實告。吾乃漢莊君平也。行天下千歲矣。未見有如子者。探囊取一書授之。曰。讀此可得道。天明叟出。遂不歸。其書乃五言詩百篇。皆修身度世之說。季言頗能誦之。今但記其語云。事業與功名。不直一杯水。又云。獨立秋江水。三句而已。道人留閩久

之亦不見。

仙弈

南劍尤溪縣浮流村民林五十六樵于山。見二人對弈。倚擔觀之。旁有兩鶴啄楊梅。墮二顆于地。弈者目林使拾之。俛取以食。遽失二人所在。林歸即辟穀不食。不知其所終。

蟹山

湖州醫者沙助教之母。嗜食蟹。每歲蟹盛時。曰市數十枚。置大簏中。與兒孫環視。欲食則擇付鼎鑊。紹興十七年死。其子設醮於天慶觀。家人皆往。有十歲孫。獨見媼立觀門外。遍體皆流血。媼語孫曰。我坐食蟹業。纔死即驅入蟹山受報。蟹如山積。獄吏又我立其上。羣蟹爭以螯爪刺我。不得頃刻止。苦痛不可具道。適冥吏押我至此受供。而里域司又不許入。孫具告乃父。泣禱于里域神。頃之。媼至設位所。曰。痛豈復可忍。爲我印九天生神章焚之。分給羣蟹。令持以受生。庶得免。遂隱不見。其家即日鏤神章板。每夕焚百紙。終喪乃罷。（徐說。）

佐命功臣

李希亮。政和中爲郎官。其鄰士甚貧。以教授爲業。嘗借馬出城。歸而言曰。一月前夢金紫人。言吾汝六世祖也。國初爲佐命功臣。墓在京城外十數里之某村。有祀享田。歲可得米二百斛。去世已久。不知子孫凋零如此。今田故在。但爲掌墓者所擅。汝往料理。足以餬口矣。既覺。未敢遽往。昨夕復夢。頗見譙責。某謝曰。

自少孤苦。不省先壠所在。與墓人亦不相識。且無契券。何以能取。祖曰。汝言大有理。此田嘗有碑具載。今爲守者瘞于門外草中。第如吾言發視。必可得。某以再夢之驗。故以今日往。得大墓園良是。而荒穢殊甚。呼守者出責以不治之罪。答曰。久無人拜掃。故至此。問田所在。謾云無之。令取碑爲證。曰。不知所在矣。命鍬鍤斸地。果於近門草間尺許得之。守者驚懼慙服。乃具說田處。亦頗有爲豪右吞幷者。今當訟于開封。乞正之。希亮大異其事。爲贊於府官。盡得其田。居數月。復謂希亮曰。夜夢祖告云。行得官矣。吾同時佐命有來爲相者。以汝屬之。渠當不忘舊好也。未幾。鄭達夫拜相。首乞甄錄創業勳臣之裔。於是例得一官。王嘉叟記志士人姓名。

變古獄

大觀初。司勳郎官郭權。死而復生。言徧至陰府。多見近世貴人。其間一獄。囚繫甚衆。問之曰。此新所立變古獄也。陳方石說。

俠婦人

董國慶。字元卿。饒州德興人。宣和六年。登進士第。調萊州膠水縣主簿。會北邊動兵。留家於鄉。獨處官下。中原陷不得歸。棄官走村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往來。憐其羈窮。爲買一妾。不知何許人也。性慧解。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治生爲已任。罄家所有。買磨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麵。自騎驢入城鬻之。至晚負錢以歸。率數日一出。如是三年。獲利愈益多。有田宅矣。董與母妻隔闊滋久。消息杳不通。居閑戚戚。意緒終不聊

賴妾數問故董嬖愛已甚不復隱爲言我故南官也一家皆處鄉里身獨漂泊茫無還期每一深念幾心折欲死妾曰如是何不早告我我有兄喜爲人謀事旦夕且至請爲君籌之旬日果有估客長身而虬髯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吾兄也出迎拜使董相見敍姻連留飲至夜妾始言前日事以屬客是時虜下令宋官亡命許自言匿不自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漏泄又疑兩人欲圖已大悔懼乃抵曰無之客奮髯怒且笑曰以女弟託質數年相與如骨肉故冒禁欲致君南歸而見疑若此脫中道有變且累我當取君告身與我以爲信不然天明縛君告官矣董益懼自分必死探囊中文書悉與之終夕涕泣一聽客客去明日控一馬來曰行矣董呼妾與俱妾曰適有故須少留明年當相尋吾手製納袍以贈君君謹服之惟吾兄馬首所向若反國兄或舉數十萬錢爲饋宜勿取如不可卻則舉袍示之彼嘗受我恩今送君歸未足以報德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塞無復顧我矣善守此袍毋失去也董愕然怪其語不倫旦慮鄰里覺卽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舟臨解維客麾董使登揖而別舟遽南行略無資糧道路之備茫不知所爲而舟中人奉視甚謹具食食之特不相問訊纔達南岸客已先在水濱邀詣旗亭上相勞苦出黃金二十兩曰以是爲太夫人壽董憶妾別時語力拒之客曰赤手還國欲與妻子餓死耶強留金而出董追及示以袍客駭笑曰吾智果出彼下吾事殊未了明年當挈君麗人來徑去不反顧董至家母妻與二子俱無恙取袍示家人俾縱綻處黃色隱然折視之滿中皆箔金也既詣闕自理得添差宜興尉踰年客果以妾至秦丞相與董有同陷虜之舊爲追敍向來歲月改京秩幹辦諸軍審計纔數月卒秦

令其母汪氏哀訴於朝。自宣教郎特贈朝奉郎。而官其子仲堪者。時紹興十年三月云。范至能說。

食牛夢戒

周階、字升卿。泰州人。寓居湖州四安鎮。秦楚材守宣城。檄攝南陵尉。以病疫告歸。夢就逮至官府。緋袍人據桉治囚。又有緋綠者數十人。以客禮見。環坐廳事。一吏引周問曰。何得酷嗜牛肉。叱令鞭背。數卒捽曳以去。周回顧乞命。且曰。自今日以往。不唯不敢食。當與闔門共戒。坐客皆起爲謝罪。主者意解。乃得歸。夢覺。汗流浹體。疾頓愈。至今恪守此禁。時時爲人言之。紹興三十年。周監鹽官倉。

羊冤

吳道夫說。其妻族弟爲淮西一邑主簿。邑陋甚。無人屠羊。簿與令尉議共醵金。買諸旁郡。字養之。非祭祀及大賓客與公家所當用。勿得以私意殺。約已定。久之。簿妻妹自遠來。相見喜甚。買酒款曲。倉卒無以具饌。輒烹一羊。酒罷。二婦人同宿。簿獨寢外舍。且五更。聞羊鳴牀下。其聲怒而哀。拊牀驚之。不止。少選登牀。以角觸簿。且齧且罵。作人言曰。買羊待殺爾之謀也。與衆爲誓而首背之。我某日當祭社。乃死。今遽殺我不義。必償我命。乃可。簿曰。是我之罪。不敢逃死。姑容入室別妻子。且囑後事可乎。羊曰。當爾殺我。肯少貸邪。簿亟入扣寢門。呼妻。妻方與妹酣寢。寂不應。簿曰。我以冤督死甚急。故欲與而別。忍不相應。我死矣。爾勿得嫁。否則當爲厲以報爾。妻驚覺啟門。則其夫已臥血中死。直宿小史云。但見簿說爭時事。無所覩也。妻尚少。父母欲嫁之。每媒氏至。必夢。故夫責已。竟守志焉。

趙子顯夢

趙公稱、字子顯、舊居泉南、紹興二十八年、爲贛州守、族人以窮來相依、舍之它館、日餽食之、每約飭使勿爲過、嘗晝寢、夢故居門庭、毛血狼籍、命掃除之、隨卽如故、旁舍人來告已屠牛若干矣、矍然而寤、護戎以邏事入白曰、宗室某子自泉州來、以舊識使君屠數牛爲市、考其數與夢合、子顯悟神告、逮捕窮治、抵其僕於罪、遣出境、遂嚴其禁、趙不盾說、

夢讀異書

沈濬、字道元、錢塘人、爲人清修不妄語、居湖州仙潭村、郡中親表間、嘗以姻事邀致入城、宴飲稠疊、連日不得歸、意頗厭倦、夢謁友人陸維之、見堆桉有書數十種、主人方束帶、沈信手披一編、其間章之多寡、大抵類眞誥、擇一章最簡者讀之、其詞云、人喜食桃李、桃李不可多食、食蟹大可笑、凡食蟹必殺、凡學道必以純陽得道殺陰也、如不得已、能食車中之鼠、溷廁之蜣螂乃可、讀未盡數句、維之顧曰、文頗怪、子宜畢之、俱一笑、乃覺、欲尋其致夢之由而不可得、久之始悟、半歲前有婺女僧懷政來、同寓慧通寺、政作東坡玉糝羹、約沈陸共之、陸至則羹盡矣、因戲政曰、恰泗河來、見舟中婦人作洗手蟹、偶得一詩持贈子云、紫髯霜蟹穀如紙、蒲萄作肉琥珀髓、主人揎腕研兩螯、點醋揉橙薦新醴、癡禪受生無此味、箸來根飽欲死、喚渠試與轆釜底、換取舌頭別參起、坐皆傳翫擊節、沈默有感、徐曰、詩則美矣、其如語大工何、維之驚謝、沈自是不食蟹、稍證夢中大可笑之說、又二年因餌蒼朮、禁食桃李、方盡省一章語云、沈自有文記此、

李三英詩

舊傳鄭獬牓進士周師厚者策名居五甲末纔壓一人曰陳傳師厚戲爲語曰舉首不堪看鄭獬回頭猶喜見陳傳紹興二十七年永嘉王十朋魁多士同郡吳已正爲殿李三英以特奏名得出身列於吳下吳效前語曰舉頭不敢攀王十伸脚猶能踏李三其歇後體殆若天成云

小郗先生

李次仲季與小郗先生游建康市入茶肆見丐者踹跚行前滿股瘡穢李謂郗曰此人惡疾如此願先生救之郗曰不難也正恐怪奇驚衆耳李固請乃索紙一幅吐津塗其上稠如膠餳持以與丐者令貼于股移時問之曰覺熱否曰始時甚痛已而極痒今正熱不可忍郗揭紙命李視之新肉已滿瘢痕悉平市人爭來聚觀郗於衆中逸去李急追訪之不及矣湯與立說

夷堅乙志卷第二十二事

樹中甕

毗陵胡氏家欲廣堂屋。以中庭朴樹爲礙。伐去之。剖其中得陶甕。可受三斗米。而皮節宛然。卽日山鷓見怪。有行者善誦龍樹呪。召使治之。命童子觀焉。見人物皆長數寸。爲龍樹所逐。入婦人榻上。遂憑以語。乃結壇考擊逐去。蓋擾擾半年乃定。

宜興民

宜興民素以滑稽著。有山鬼入其室。自天窗垂一足徹地。黑毛氈氈。民戲謂之曰。若果神通。更下一足。鬼不能答。少頃收足去。自是不復至。蔣承相說。

蔣教授

永嘉人蔣教授紹興二年登科。得處州縉雲主簿。再調信州教授。還鄉待次。未至家百里。行山中。聞嶺上二人哭聲絕悲。至則一叟挾雙鬟女子欄道哭。蔣悽然問其故。叟曰。從軍二十年。方得自便。不幸遇盜。挈我告身去。將往吏部料理。非五十萬錢不可辦。甚愛此女。今割愛鬻之。行有日矣。故哭不忍捨。蔣曰。以我囊中物與叟。少緩此計何如。卽舉餘裝贈之。纔直十萬。叟曰。感君高義。然願亡益也。蔣曰。叟果不見疑。當以女寄我歸。叟姑持此錢往臨安。事若不濟。還吾家取之。吾善視叟女。非敢以爲姬妾。勿憂也。叟謝曰。諾。

約明年暮春再相見。以女授蔣。拭淚而別。蔣下車載女。自策杖踵其後。將至家。寘女外館。獨入見母妻。妻周氏迎謂曰。聞有隨車人。今安在。蔣以實告。妻曰。然則美事也。共成之何害。使人喚女歸。蔣母柯氏愛之如己子。夜則與同寢處。女間至外舍與蔣戲。或相調謔。方初見時。猶尋常女子。至是顏色日豔。嫣然美好矣。一夕醉不自持。遂留與亂。而叟亦絕不至。臨赴官妻不肯往。曰。自有麗人。何用我。柯夫人亦曰。汝受人託子。而一旦若是。前程事可知矣。吾老當死鄉里。不能隨汝也。蔣力請不能得。竟獨與女之信州。居數月薄晚。呼女櫛髮。女把櫛揮涕不止。問之不答。咄曰。憶汝父邪。欲去邪。女曰。身非有所悲。悲主君耳。人壽不可料。今數且盡。願急作書報君夫人。蔣怒罵之曰。小兒女子安得爲不祥語。女曰。事極矣。過頃刻便不可爲。吾言不敢妄。願廷下小史。令取筆札。女倉卒收櫛。秉筆強蔣使書。蔣怒且笑曰。所書當云何。曰。但言得暴疾。以今日死。蔣不得已。寫十數字。復問曰。汝那得知。女忽變色厲聲曰。君知綰雲有英華者乎。我是也。拊掌而滅。蔣隨卽仆地死。耳鼻口眼皆血流。小史見一狐。自室中穿牖升屋而去。人皆謂蔣爲義不終至此。或說蔣初赴綰雲。人語以英華事。蔣曰。必殺之。到官數日。行圃後隙地。得巨井。礎石覆之。意怪處其下。命發視。見大白蚓長丈餘。麤若柱。引錐刺其首。蚓卽失去。及信州之死。疑是物云。（唐信道蔣子禮說。）

陳氏女

無錫人陳彥亨。居南禪寺側。妻邊氏有身。夢女子紅衣素裳。掬水廷下。仰視曰。妾崑山縣陳提舉女也。來南禪赴水陸會。若功德圓就。當生夫人家爲男子。如其不然。亦可爲女也。邊氏視此女甚美。謝曰。爲兒女

非所敢望。幸來相過。肯啜茶足矣。女笑而去。既寤以告彥亨。使詢之。果有陳彥武提舉者。自崑山來。爲十八歲亡女設水陸。明日。邊生一子。

張夢孫

毗陵張汝楫維濟。紹興十三年。知明州奉化縣。其子婦李氏。孕及期。維濟夢故人陳郁文卿來。曰。相別十六年矣。今欲與君爲孫。何如。維濟喜。明日語僧曰。智曰。文卿佳士也。吾必得賢孫。可賀我。已而李氏乃得女。遂名之曰夢孫。及數歲。戲祖旁。偶見文卿生時書。則捧視曰。我所書也。文卿。無錫人。與維濟皆沈元用牓進士。爲揚州司理參軍。建炎中。虜犯淮甸。死官下。

人化犬

姑蘇翟秀才家乳婢王氏。平生無一善。見人誦佛。則笑毀之。年四十歲時。瞽生於尻。日以痛楚。用膏藥傅之。愈益大。至尺餘。則成狗尾矣。自是不能行。據兩手於地。匍匐移足。乃可動。伺犬彘就糟。輒隨之食。夜與共寢。踰半歲乃死。又節級徐忠。因病亦生一尾。謂妻子曰。我坐拋飲食之過。夢入城隍廟。令詣曹供狀。自今勿得食人食。惟砥糠乃可。且和糠來。既至。蹲踞而食。與犬亡少異。其家爲作浮屠供。悔謝旬日而死。時紹興三十年五月也。

張十妻

吳江縣民張十妻。嗜殺生。又事鼻姑亡狀。年六十矣。紹興二十九年得疾。兩股皆生惡瘡。蛆盈其中。齧骨

及髓。宛轉呻痛。聲達鄰里。久之。每遺糞。必自取食。幷食薦席皆盡。期年乃死。四事日智訣。

承天寺

滕愷字南夫。婺源人。紹興五年登科。調信州司戶。既赴官。夢往它郡。游僧舍。牓曰承天寺。室宇甚壯。了無僧居。獨老頭陀出應客曰。此寺乃本師所建。既成。以緣事未了。捨之游方。踰期不還。衆僧亦悉委去。惟某僅存。老病無力。不得供掃洒事也。去幾何時。曰二十七年。何時當來。曰今歲歸矣。愷時春秋二十七。既悟以爲不祥。會是年秋試考校南康軍。至中途。日薄晚。投宿民家。不肯容。指支徑小曲曰。是間佛刹頗潔。士大夫來者多就館。盍過之。行數十步。果得野寺。視其額。則承天也。入門寂然。廊廡殿宇。凝塵如積。徘徊良久。但一人出。相與問答。全如夢中所言。愷戲登禪牀。作長老說法。以爲夢證。已應無他矣。既而導至上方。啟戶拂榻。凡室中之藏器玩口戒。皆歷歷可識。始大惡之。不能留。強宿於旁舍。明晨去之。自爾以來。精爽常鬱鬱。既入試闈。晝減食。夜忘睡。與同院交際。無復笑語。訝而問之。始告之故。曰。吾恐死。安得有樂趣。同院更出言諭解。莫能得。畢事郎還。抵樂平驛。有道士上謁曰。吾欲見戶曹君。小史入白。愷拒弗見。道士直入睨愷曰。急治行。後三日猶可與家人訣。緩則無及矣。不揖而出。愷愈懼。走信告其家。遂奄奄感疾。越三日至德興。急招邑令相見。曰。愷且鬼。不暇與君語。路逢狂道士。言當命盡今日。設如其言。以身後事累公。令曰。安有此。君當勞苦成疾。吾歸取酒飲君。同宿於是。勿懼也。令甫上車。愷果死。其兄純夫在鄉里。自得樂平書。已憂之。是日徙倚門間。望一僧頂暖帽策杖且來。謂爲庵中人。迎與語。僧不答。以袂蒙面。徑造南

夫書室就視無人焉純夫失聲泣而德輿奉愷喪至以臥轝輿歸首戴暖帽則所見僧蓋愷也程泰之說

文三官人

王菲朝議東州人建炎初避地吳興寓居空相寺其姪文老薄暮行寺外見人衣青道服乘馬而過甚類其所親文三兄者隨而呼之回顧曰昨夕抵此檥舟白蘋亭下適有故須亟出城明當奉謁不然君幸過我遂馳出青塘門文老與之別數年矣詰旦訪得其舟呼其僕曰欲見三官人僕曰死逾月矣文老曰昨乘馬過吾門與我語安得有是具道所見僕驚報家人皆大哭而出其妻泣曰夫死時羈困方甚不能具冠帶故以便服斂君所見皆是也文老歸念青塘門外有慈感寺徑詣之問夜來何客至此僧曰無重客但施主設水陸耳方悟來赴冥集云徐淳立說

莫小孺人

紹興十五年許子中叔容自丹陽還烏墩舟至奔牛與前廣州鄭通判柩舩同泊堰下日且暮一紫衣吏自稱林提轄求見曰某鄭氏之隸也主君嬖妾莫氏本烏墩莫知錄庶女嫡母不容方在孕時逐其母女生於外舍既長遂爲人妾會正室虛位實主家事號小孺人主君死於南方一子絕幼不能歸賴平江王侍郎喚有契好使人致其柩欲莅諸境內僧舍中家貲絕豐莫氏悉有之將從此歸其父聞君居烏墩幸爲達一書使來相迎許曰諾行數十里明日復會林曰莫氏願一見君祈爲先致囊橐許恐有他嫌拒弗受頃之又至曰書不暇作但致此意於知錄君足矣許至家他日詣知錄君告其事驚云無有也居數月

許與中表高公儒遇語及之高驚曰吾幾墮其計中乃話所見初泊舟姑蘇館亦值林生其詞略同末云莫氏欲歸其父自念平生不相聞且失身於人必不見禮欲嫁爲人婦士大夫有所不可而閭閻市井又非厥偶思欲復入大家爲姬侍其人顏色絕美隨身貲財可直數千萬使君頗有意乎高入謀諸妻妻慕其貨許納焉林曰欲先見之否高喜留飲酒出立舷外以俟少時婦人青衣紅裳步堤上令童子以小青蓋障面腰支綽約客止閑暇爲之心醉林笑曰頗當君意否然此良家子難立券君當稍致幣帛如聘禮乃可卽以綵一束授之及暮而來曰約定矣今悉舉橐中物置君舟明日相見于某寺然後成禮話未訖負十餘篋來皆金珠犀象沈麝之屬及期林導高入寺至一室戶外望簾間數女子笑語紅裳者在焉顧見外人皆反走林曰君少止吾當先告語之入半日許悄無復命堂下誦經僧訝高久立來問故具以所見言僧曰山寺冷落安得有此高猶以爲妄厲聲咄之老僧自室中出歎曰必此怪也比頻有所覩引入視則藏院後列殯宮十餘所皆出木牌書主名有曰小孺人莫氏最後曰提轄林承信方震駭走出僕人奔報舟且沒繼一僕云舟幸無恙而所寄之物皆非矣遽視之犀象香藥盡白黑紙錢灰所謂金珠器皿蓋髑髏獸骨馬牛糞也二人所遇如此高僅得脫耳（太學生錢之望說未質於許也）

吳圻夢

吳圻元翰政和中以太學錄習樂恩得上舍及第爲鎮江府教授代李伯紀已入官舍伯紀館書室未去圻夢一鬼紫袍金帶拜廷下曰後十五年當爲樞密使寤而甚喜由此益自負意執政可指期得既而仕

官殊不進。靖康元年。至定州獲鹿令以死。伯紀乃以是年知樞密院。折之姪說。

趙士珹

徐擇之丞相。居睢陽。與南外宗正仲葩善。泊帥（此下原闕一葉）尊公名爲何。曰巴。不能言仲葩字爲何。沉吟移晷。曰與權而其父乃字茂實。敦義正悔與鬼語。乘其誤。叱之曰。爾乃下鬼憑附。非眞趙撫幹也。豈有爲人子而不知父字者乎。命速與出。吏拊式歎曰。招我來不見禮。而相逐無故人意。如此令我羞見他人。既還家。敦義意殊未伏。復折簡詢其死後在何地。有何人拘錄。何以能來此。世間所傳禍福報應事。果何似。吏曰。所問事多。容我緩爲報。索紙方欲下筆。忽號呼數聲。大書曰。奉差我捉去見天齊仁聖帝。蹶然仆地。凡三日。吏乃甦。蓋鬼留者幾半月。其去也。人口戟門神所劾。或恐泄陰間事。故云。敦義自是不再歲亦亡。三徐同一紙書。而敦濟敦立獨不爲所記錄。豈非壽祿未艾。黠鬼不能窺邪。士珹死時才三十七。敦立說。

夷堅乙志卷第三十四事

蛙乞命

浙西兵馬都監康湝居臨安寶連山。夏夜且睡。爲蛙聲所聒。命小童捕之。湝熟寐。夢十三人乞命。湝曰、吾職雖兵官。非能擅生殺者。何以能貸汝死。曰、但公見許。無不可者。少焉驚寤。告其妻。妻曰、得非羣蛙乎。呼童詰之。已竄一研中。驗其數正十三枚也。卽釋之。時紹興二十九年。張才甫說。

舟人王貴

紹興三十一年。北方遣使者高景山、王全來賀天申節。詔中貴人黃述持扇帕迎賜之。例用兩浙漕司舟。舟師王貴者。病死於楚州洪澤。有二子。其妻泣告述曰、夫死。舟當還官。則一家數口。且濱溝壑。儻得長子繼役。乃可續食矣。願丐一言於漕使。述許之。還至鎭江。與漕遇。伸其請。卽日刺爲兵。以代貴。述至丹陽晚泊。貴棹小舟遙望而拜曰、舉家荷公恩惠。無以論報。呼之使前。謝曰、人鬼路殊。不敢登公舟也。始省其死。呼左右至。已無所見。

陳述古女詩

陳述古諸女多能詩文。其一嫁堉曰李生。爲晉寧軍判官。部使者知其妻於詩最工。以所藏小鴈屛。從之求題品。婦自作黃魯直小楷。細書兩絕句。其一曰、蓼淡蘆欹曲水通。幾雙容與對西風。扁舟阻向江鄉去。

卻喜相逢一枕中其二曰、曲屏誰畫小瀟湘。鴈落秋風蓼半黃。雲澹雨疎孤嶼遠。會令清夢到高唐。兩篇清絕灑落如是。不必眞見畫也。

韓靳王誅盜

韓靳王宣撫淮東。獲凶盜數十輩。引至金山。陳刀劍于廷下。以次斬之。皆股戰就誅。獨一盜躍而出揖。指一刀最大者曰、願從相公乞此刀喫。韓笑曰、甚好。時有中使來宣旨者。在坐。爲言此人臨死不怯。似亦可用。韓曰。彼用計欲脫耳。竟殺之。

浦城道店蠅

浦城永豐境上村民作旅店。有嚴州客人齎絲絹一擔來。僦房安泊。留數日。主婦性淫蕩。挑與姦通。既而告其夫云。此客所將貨物不少。而單獨出路。可圖也。夫卽醉以酒。中夜持刃斫之。客大叫救人。聲徹于鄰。彼處居者甚少。僅有一鄰叟奔而至。婦走立于門。以右手遮拒使勿入。左手持客絲一把與之。叟喜而去。客遂死。夫婦共輿尸埋於百步外山崦裏。倉卒荒怖。坎土殊淺。主人自意無由泄露。經數月。客之子訝父久役不返。向時固相隨作商。凡次舍道塗悉所諳熟。於是遂程體訪。到此店跡絕。因駐物色。正晝悶坐。一蠅頗大。飛著于臂。揮之復來。至于五六。子念父心切。極疑焉。祝之曰、豈非神明使爾有所告乎。但引我行。遽飛起。此子從其後。蠅營營如語。徑飛至客窆處。羣蠅無數。子伸首探之。尸儼然存。走報里伍。捕凶人赴縣。鄰叟之過亦彰。遂爲明證。店夫婦並伏誅。叟坐杖脊。官毀凶室爲墟。鄭景寶自莆田往臨安。道出其地。

正見屋廬皆蕩析遺趾一空時淳熙十一二年間也客冤得蠅而伸殆與新昌鹿鹿相類蓋得鬼而誅云

張夫人婢

張稽仲叔夜樞密之夫人宗室克敬女也有小婢常侍左右每出必從在海州時因侍夫人夜如廁將還呼之不應至于再三他妾聞之亟往視乃俱歸將笞責此婢而是日以疾臥元未嘗出始知先攜燈者鬼物耳夫人不淹旬遂病踰月而卒張才文說

竇氏妾父

徐州人竇公邁靖康中買一妾滑人也未幾虜犯河北妾父母隔闊不相聞憂思之至殆廢寢食忽僵仆於地若有物憑依乃言曰某女之父也遭兵亂舉家倅于賊羈魂無所歸欲就此女丐食而神不許守竇氏之門歲餘矣土地憐我今日始得入竇氏曰汝不幸死夫復何言吾令汝女作佛事且具食祭汝汝亟去許諾妾即蘇竇氏如所約陰與之戒勿令妾知又再歲其父乃自鄉里來初未嘗死也前事蓋黠鬼所爲以竊食云

王夫人齋僧

宗室瓊王仲儡之子士周娶王晉卿都尉孫女少年時墮胎死死二十有二年當紹興丁丑士周以復州防禦使奉朝請居臨安糯米倉巷歲五月十二日天未曉妾楊氏夢人促使起曰天竺和尚且至既明上堂僧中左來謁曰被命飯僧敢請其意出池紙貼子一其辭云奉太尉台旨十五日就本院齋僧一堂承

受使臣陳興押士周愕曰初未嘗有此意而使令中亦無陳興者中左慚而退出門遇中竺僧慶敷靈隱僧了心皆言以齋意來白遂俱入復謁士周方拒其說未了聞空中喧呼入視之乃其子不鬻之婢來喜者爲物所憑作王氏語謂士周曰無詰三僧爲此事者乃我也我以平生洗頭洗足分外用水及費纏帛履襪之罪陰府積穢水五大罋令曰飲之乳母亦代我飲纔盡三瓮又逐去不使代我我不堪其苦欲求佛功德以自救無由可得聞瓊王主龍瑞宮從者數百輩平生姬侍如萬恭人王恭人夏棋童輩皆在左右獨我以身汚穢不得前近從它人假大衣特髻方得入拜庭下王憫我窮以陳保義借我故使散齋貼於三寺我自爾請料錢三十千時爲夫婦今月俸十倍忍不救我又喚一乳媪曰汝嘗見我何不言媪曰前日實見夫人立太尉牀前恐太尉懼不敢說又責家人以其女嫁胡氏資送太薄至於典衣而不能贖又囑使嫁孀妹已而大慟且勸家人力爲善勿殺生其言切至聞者皆悲泣士周許爲齋三寺僧且於仙林寺設水陸王氏頗喜戲曰爲我典淺作功德無誦言於後也三僧言陳興者貌甚黑衣四襟皂衫持舊青蓋人與之語輒退避飲茶設食但舉而嗅之初疑其飽與錢二百苦辭其半又從監寺僧取知委狀而去且告以士周所居云如得錢分從者時無須留待我我今往平江矣士周卽以錢授三寺後兩夕來喜者復夢王氏云我今坐蓮花盆中去不來矣龍瑞宮在會稽山下瓊王疑爲其神云張掄才父王堉也嘗見所書齋貼（以下原缺三字又十四行）

陽大明

南安軍南康縣民陽大明。葬父於黃公坑山下。結廬墓側。所養白雞。爲狸捕去。藏之石穴。次夕大雷震。石粉碎。狸死焉。人以爲孝感。有道人至廬所見之。歎其純孝。指架上道服曰。以是與我。當有以奉報。大明與之無靳色。道人解腰間小瓢。貯衣其中。瓢口甚窄。而衣入無礙。俄取案間小黑石。拊摩之。噓呵良久。則成紫金矣。又變藥末爲圓劑。以授大明。明謝曰。身居貧約。且在父喪。不敢覬富壽也。道人益奇之。復探瓢取道服還之。曰。聊試君耳。題詩椽間曰。陽君眞確士。孝行動穹壤。皇上憐其艱。七夕遣回往。逡巡藥頑石。遺子爲饋享。子既不我受。吾亦不汝強。風埃難少留。願子志勿爽。會當首鼠記。青雲看反掌。遂別去。鄉人聞者競觀之。題處去地幾丈許。始以淡墨書。既而墨色粲發。字體飛動。皆疑其人仙者云。時紹興十三年也。里胥以事聞于縣。縣令李能一白郡守。上諸朝。明年。詔賜帛十匹。令長吏以歲時存問之。其事具起居注。

劉若虛

錢塘人劉實、字若虛。老於場屋。紹興五年。赴省試。寓北山僧舍。其僕王高者。服勤累年矣。夜扣戶呼曰、適夢明日牓出。樊光遠爲第一人。劉若虛次之。夢中了然。主公必高選。劉亦喜。如期揭牓。樊冠多士。而劉被黜。識者審其夢云若虛、劉字也。牓不言劉實。而言劉若虛。無名之兆耳。後七年。始以特奏名試大廷。又入五等爲助教。納勑不拜。會顯仁皇后北歸。劉與同科沈亮功。皆獻頌。有旨許出官一任。調主吉州太和簿。族人有精五行者。謂劉無食祿相。踰年官期至。縣遣手力一人來迎。劉書生也。已大喜滿望。置酒呼族人。賫之曰、平生言我不作官。今迓卒至矣。族人但引咎悔謝。酒罷還家。復布筭推測。密告人曰。若虛苟得祿。

吾不復談命。竟以登塗前一日死。凌季文說。

混沌燈

會稽陸農師左丞少子寶。居無錫縣。招老儒陳先生誨諸子。幼子甫六歲。敏慧夙成。纔入學。即白先生乞爲對偶。以兩字三字命之。笑曰、不足爲也。益至五字乃可。試書曰、鷺宿沙頭月。應聲曰、鴉翻樹杪風。又令對濃霜鴈陣寒。答曰、殘月雞聲曉。每出語輒驚人。而了不置思。父母皆喜。謂兒長大當可繼左丞。明年正月八日。令其僕買大竹作燈毬。漫以黑紙。挂于几案之側。人問何物。曰、此名渾沌燈。明日穴其一竅。如是凡七日。至十五日而七竅成。兒是夕亦卒。所謂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異哉。陳阜卿說。阜卿陳先生子也。

王通直祠

福州人王純、字良肱。以通直郎知建州崇安縣。方治事。食炊餅未終。急還家。即仆地死。死之二日。衆僧在堂焚唄。王家小婢。忽張目叱僧曰、皆出去。吾欲有所言。舉止語音。與良肱無異。遂據榻坐。遣小史招丞簿尉。丞簿尉至。錄事吏亦來。婢色震怒。命左右擒吏下。杖之百。語邑官曰。殺我者此人也。吾力可殺之。爲其近怪。故以屬公等。吾未死前數日。得其一罪甚著。吾面數之曰。必窮治汝。其人忿且懼。遂賂庖人置毒。前日食餅半。即覺之。蒼黃歸告。欲與妻子語。未及而絕。幸啓棺視之。可知也。丞以下皆泣。呼匠發之。舉體皆潰爛爲黑汁。始詰問吏。吏頓首辭服。幷庖人皆送府。府以其無主名。不欲正刑。密斃之於獄。邑中爲立廟。曰王通直祠云。王嘉叟說。

夷堅乙志卷第四十一事

夢登黑梯

俞舜凱、徽州人。紹興十八年赴省試。夢紅黑二梯倚檐間。有使登紅梯者。俞顧梯級甚峻。辭以足弱不能躡。遂登黑梯。造其顛而寤。是歲中特奏名一人。（楚賢說。亦徽人。）

張文規

張文規、字正夫。高安人。以特奏名入官。再調英州司理參軍。眞陽縣民張五數輩盜牛。里人胡達、朱圭、張運、張周孫等。率保伍追捕之。羣盜散走。獨張五拒抗不去。達殺之而取其貲。盜不得志。反以被劫告于縣。縣令吳邈欲邀功。盡取達圭以下十二人送獄。劾以強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圭運二人瘐死。既上府。事下司理院。文規察囚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盜牛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杖脊。餘人但等第杖臀而已。圭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年也。邈計不行。恚忿歸番禺。嘔血死。文規雪冤獄活十人。當得京秩。郡守方希覺以其老生無援。不爲剡奏。但用舉者遷臨川丞。紹聖四年之官。明年夏四月癸卯。以驗屍感疾遂困。勺飲不入口者一月。昏不知人。家人環泣待盡。越五月辛未。忽微作聲。索水飲。身漸能動。大言曰、速差人般取舩上行李。至夜半。神氣始定。乃言方病在牀。聞一人呼云。英州下文字。卽出視之。有公吏三四輩曰、攝官人照證事。吾告以病篤。乏力不能行。又無公服。吏曰、彼中自有公服。已具舟岸下矣。不得

已與俱往。頃刻間至英。視井邑人物。歷歷如舊。唯市中酒樓不見。問左右曰、焚之矣。吏止之。令俟取公案。須臾而回。問何等文書。曰、吳邈解胡達案也。吾念邈死已久。何爲追我。方悟已死。稍行前。入大官府門。廡嚴峻。戈戟列衛。甚整。同行者十餘人。將入門。一卒持衣冠至。服而入。或告曰、有持水漿來者。切勿飲。飲則不得還。又前至一門。衛兵愈盛。力士數十。皆執斧鉞。果有持水至者。同行皆飲。吾辭以不渴。又易茶以來。復辭之。其人怒曰。何爲難伏事。復前行。追者先入門。出引衆俱進。殿宇樓觀。金碧相照。殿上垂簾。皆不敢仰視。潛問殿上爲誰。曰、王也。俄傳呼驅同行者使前。旋即捽去。最後方及吾。聞簾內所問果吳邈事。一一以實對。王曰、吾亦詳知。然必須卿至結正者。貴審實爾。吾奏曰、臣自勘此獄。使十人將死得生。獨不蒙朝廷賞勞。敢問其說。王曰、臨川丞即酬賞也。吾曰、若准賞格。當改合入官。而今但用舉者循資耳。王曰、豈有舉主二人而遽得丞大邑乎。蓋吾初得二薦章。既赴部。而廣東提刑王彭年者。已不可用。不謂冥間知之如此之的。遂奏曰、官職既有定分。願以微功少延壽數。即聞殿上索簿。吏抗聲云、已蒙王判。則見文書自簾出。降付衙者。引吾至所司。遙見吳邈荷校於簾下。而朱圭張逵立其傍。吾借書欲觀。衙者不可。曰、至司則見矣。指司吏曰、此濮州舉人也。行已正直。明法不第。故死得主判于此。至司揖吏。問所判。吏出示紙尾有添一紀三字。吾佯爲不曉。以問吏。吏曰、子宿學老儒。豈不曉其義乎。一紀者、十二年也。子有雪活十人之功。故王以是報子。此人間希有事也。適在王所。聞子應對王甚喜。夫上帝好生而惡殺。經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云、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引此類數十端。不能盡記。吾從容謂之曰。公本貫濮州邪。吏愕

曰、何以知之。吾笑曰、平生聞濮州大鍾果有之乎。（京師人戲語濮州鍾。）吏作色曰、此非戲所。勿輕言。復引出至殿下、叩簾奏訖。吏舉手令退。吾又前白曰、適蒙判增一紀。今六十七矣。計其所增。當至七十九。然先父壽止七十八。豈有人子而壽過其父乎。王曰、不然。人壽短長。係乎所修。父子雖親。不必同也。遂拜謝而出。廊下一大門。守衛嚴密。吏曰、都獄門也。其間各有獄。凡貪淫、殺害、嚴刑酷法、譖讒忠良、毀敗善類。不問貴賤久近。俱受罪于此。欲入觀不可。望門內一僧持磬。吏曰、導冥和尚也。凡人魂魄。皆此僧導引。廊上有欄楯。如州縣所謂沙子者。其間囚亦多。一女子年十七八。呼曰、聞官人得歸撫州。煩爲白知州許朝散云。十二娘至今未得生天。願營功果救拔我。朝散將來。亦解保舉官人。吾默思許守今年舉狀已盡。安能及我。俄聞傳呼張文規與罪人通語言。驅至王所。王問焉。以實告。王曰、能爲言之。理無所礙。彼此當有利益。吾遂行。恐忘女子之言。又至司就吏借筆。書十二字於臂。急趨出。見元追者引登舟。行至一城。乃南雄州也。有黃衣來報方提舉已死。追至此。蓋英守方希覺者。見提舉江西常平。吾猶意其在英時。不保奏鞫獄事。走卒妄言悅我以求利。詰其所在。曰、在某所。往求之不見。復登舟。即抵岸。送者推出舩。遂寤。視臂間十二字隱隱若存。時病已經月。腰膀間肉壞見骨。善醫者以水銀粉傅之。肌肉立生。許朝散者。臨川守許中復也。十二娘者。乃其兄之女。聞其事爲誦佛書。飯僧薦之。而方希覺者。以文規甦後始死。蓋氣未絕時。精爽已逝矣。文規在告幾百日。漕司以爲不勝任。檄郡守體量。將罷之。許守具事實保明。言病愈已堪釐務。乃悟女子所謂保舉及王言彼此利益之說。後有客自英來。云市樓果爲火所毀。明年。文規以通直郎致仕。至大

觀二年。年七十八。夢一羽衣來云。向增壽一紀。今數足矣。陰君以公在英州嘗權司法。斷婦人曹氏斬罪。降作絞刑。又添半紀。文規寤而思之。曹氏者、本罪當斬。欲全其首領。故以處死定斷。既去官。刑部駁問以爲失出。偶事在赦前。又曹氏已死。無所追正。但索印紙批書而已。至政和四年乃卒。年八十三。考其再生及夢。凡增一紀有半。當得十八年。而只十六年者。蓋自生還之歲。至得夢時首尾爲一紀。又自夢歲至終年爲半紀云。臨川人吳可嘗作文規之孫平傳之。

許顗夢賦詩

許顗、字彥周。拱州襄邑人。宣和己亥、訪所親鄭和叔於城北。因宿焉。夢行大路中。寒沙沒足。其旁皆丘壠荆棘。有婦人皂衣素裳。行田間。曰、此中無沙易行。顗往從之。足弱不能登。婦人援其手以上。月正明。無樹木。彌望皆野田。麥芃芃然。婦人引顗藉草□□□□處有矮博臺。臺上有紙筆。顗題曰、閑花亂草春春有。邊鴻社燕年年歸。青天露下麥苗濕。古道月寒人跡稀。拍筆臺上。有聲驚覺。歷歷在目。疑其類墟墓間事不祥也。是歲大病幾死。

掠剩相公奴

沈傳曜侍郎昭遠紹興戊辰。自江西移帥湖南。過袁州。逆旅人令蒼頭趨走於前。年十三四矣。容止安詳。殊無村野小兒態。喜而問之。答曰、嘗在一官人家爲小童數年。近方辭歸。傳曜曰、肯從我乎。曰、幸甚。且請歸白父母。少選復至。遂隨以西。出入房闥間。極謹飭。凡所使令。皆能知人意。舉家愛之。至潭半歲。忽求去。

傳曜曰、汝方習熟於此、姑留可也、曰、奴自有所職、但當事侍郎許時、期至當去耳、傳曜怪其語、問所職爲何、對曰、見爲掠剩相公、奴所掌者、人間鞋履也、人所著鞋、更新換舊、皆有簿歷、書之唯謹、如侍郎平日所服用、皆記錄無遺、因取袖間歷幷以舊牘數十綱出示、再拜而去、傳曜始驚異、知其非人、後數日而傳曜卒、張栻訣甫說、

廬州老兵

呂安老尚書祉既以淮西事不幸死、廬州人或云見之、至今虛正廳不居、紹興二十六年、吳逵爲守、當春時家人思欲出郊、城外有道觀、相承爲踏靑宴飲之地、逵宿戒騶從、遲明卽出、方五鼓、直宿老兵起、望廳上已有燈燭、卽屛間窺覘、乃安老據案治事、吏校列侍其旁、典謁者持賓客牌白曰、某官某官過廳、安老起迎、數客肅揖就坐、賓主之禮、與常日郡守見僚屬不殊、客退、安老回顧、見老兵令呼出、曰、見我不致敬、敢竊窺邪、敕五伯杖之二十、老兵拜謝起、了無所覩、旦視其創、乃眞受杖也、療之數月乃愈、

張聿夢

張津、字子問、紹興戊辰、自常州錄事參軍歲滿、赴吏部磨勘、同鋪有張聿從政者、建康人、罷夔路屬官來、亦有舉將五員當改秩、而其一人嘗坐累、銓曹以薦章爲疑、方上省待報、未決可否也、聿憂之、幾廢寢食、忽見津至、審其姓名、大喜、鋪吏問所以然、曰、昔年至蔣山謁寶公、丐夢、夢神告曰、汝身畔有水、則改官、寤而訊諸占夢、皆莫能測、今與宗人遇、而其名曰津、聿字加水、津字也、神告之矣、此吾所以喜也、時秦丞相

當國以聿鄉里之故爲下其事適以是日得報二人遂同班引見津次當第三聿班在四而軍頭司誤易之及詣殿下聿立於津上正符身畔水之兆云子間說

大孤龍

郭三益樞密赴長沙過大孤山下天晴無風江水清泚舟至中流屹不動如有物維之者舟人沒水周視無所遇忽於柁上見小兒可長五寸形體皆具垂兩股夾柁而坐柁爲之臬兀仰視見人不變色遽以告郭郭命衣冠焚香灑酒禱之有頃化爲長蛇昂首入水中舟即能去

張績妻

張績彥偉鄱陽人妻王氏孕十有二月未產而績死王氏哭泣數日間胎失去了無所知覺盧亭說

趙士藻

趙士藻紹興中權廣東東南道稅官既罷與同官劉令孫尉共買舟泛海如臨安士藻挈妻子已下凡六人俱初抵廣利王廟下舟人言法當具牲酒奠謁藻欲往而令尉者持不可是夕藻夢與二人入廟中王震怒責之曰汝曹爲士大夫當知去就大凡過一郡一邑猶有地主之敬今欲航巨浸而傲我不謁豈禮也哉藻言初心願展謁之意王捨之顧左右執二人斬首少焉吏以銀柈盛二猪頭至前血淋漓屬地藻驚悟視令尉則亦起坐意甚恐怖告以夢夢協而二人皆生於亥云明日三人同詣廟拜謁謝罪藻獨禱於神問去留之計盃珓曰吉乃歸舟至夜令尉同榻寢有蛇如箸大徑其腹以過自三更幾達明乃絕旦

而視其下。一物蜿蜒蟠繞。如數百丈索。留半日、乃不見。皆大駭。然業已辦行。不暇止。是晚海中火光如電掣。舟人大懼。急入一濡浦中。巨浪隨至。須臾舟已溺。藻立近舷外。虞候挾之登腳船。取佩刀斷纜。僅得至岸。人一寺中。謂僧曰。它物無有惜。獨告身及妻妾淪沒。爲可痛耳。有行者健甚。自云能入水不濡。卽許厚賞遣之。時舟雖沉。望桅檣猶可認。行者移兩時方出。已癡不知人。久乃能言曰。值大黑龍不見首尾。其身充滿於船中。無隙可入。震怖而出。幾爲所吞。藻臨水號慟。明日浪止。於溺處得告勅囊及零陵香一席。遂復還郡中。初藻客游得攝事。以竊賄成家。始娶婦買妾。及是儼然孤窮。與初不異。乃貨所餘香。陸行歸浙。

樂清二士

温州樂清縣分兩部。號邑西邑東。賈如愚秀才居邑東。赴鄉舉。夢解榜揭樓上。曰陳七。賈不能曉。以告鄉人謝權甫。謝曰、君必中選。邑東陳字也。而君行第七。其爲陳七昭昭矣。明日報至果然。王龜齡紹興丙寅歲同其弟補試太學。寓湖上九曲寺。得失之心頗切。忽夢揭榜有王二。既覺、以爲其弟且中選。弟曰、王二者兄當爲第二人耳。既而亦然。又甲戌年赴省試。寂無夢兆。嘗獨行窗下。見故紙堆積。默禱求識。乃信手揭之。得敗紙半幅。如占五行者字。皆滅矣。唯丁丑二字可辨。是年不利。至丁丑歲。遂魁天下云。龜齡說。

殯宮餅

靖康元年春。京師受圍。監察御史姚舜明之子宏、欲歸越。出南薰門買舟。已得舟。欲復入城。適有旨不許諸門納入者。宏無可柰何。率所善士人兩輩。陸馳而東。循汴數日。晚至道側小寺。僧盡不在。僧房多殯宮。

三子者不可前。姑留宿。令僕買酒於村店。幷得豬肉以來。寺庖久不爨。什器皆闕。雖有肉不能饌。一士笑曰、吾自有計。取肉實一棺上。縷切之以爲羹。讀棺前楊識。知其爲婦人。士戲之曰、中夜空寂。不妨過我。三子既醉。寢過夜半。此士蹶起。嘔吐狼籍。意緒昏昏。待旦視之。所嘔皆餅餌。而昨夕未嘗食也。云昨睡方熟。有好婦人來。相與飲。以餅啖我。遂往殯前物色之。蓋死者家陳餅以供。滿楪皆片裂矣。

夷堅乙志卷第五十二事

司命眞君

余嗣、字昭祖、福州羅源人。官朝散郎。紹興十八年。居鄉里。與福帥薛直老。有同年進士之好。丐部銀綱往行在。欲覬賞典。合年勞。遷兩秩。明年郊祀恩任子。九月五日。至郡中。館于所親林氏。十九日。往大中寺。飲于表弟韓知剛邑家。歸時已二鼓。倦甚就枕。月色甚明。似夢非夢。見一人排闥而入。道衣小冠。持旌幢立於牀前。呼曰、司命眞君相召。嗣索所逮符檄。曰、面奉嚴旨。並無文書。嗣即起。著紫窄衫。繫帶而出。回視己身。臥榻如故。歎曰、吾必死矣。逆旅中至此。爲之柰何。追者前導。常遠數步。欲與之語。不可得。纔出東門。覺非平日所行路。夾道高木。陰森蔽虧。日色晃曜。乃似辰巳間。經五六里許。不逢行人。心甚怖。俄見一城巍然。門旁兩人對立。軟巾束帶。如唐人衣冠。追者曰、眞君門下引進使者。在此相候。可進矣。二使揖入門。門內有亭。供張甚盛。一人華冠螺髻。衣紅綃袈裟。嗣升亭。二使俱坐。不交一談。飲湯而退。復引入。度行三四里。所過金碧輝映。甃地皆琉璃。私喜知決非惡地。憂心稍釋。入轉一曲角。舍宇益雄麗。使者曰、此眞官治事所也。嗣問曰、若至彼、用何禮以見。曰、公無朝服。只合肅揖。聞呼卽登殿。入門。揭金書牌曰、司命眞官之殿。如儀以謁。卽引上。視眞官冠服。與今朝服等。熟視之。蓋建炎間越州同官某也。（嗣不欲言之。或云張讀聖行也。笑謂嗣曰、此間今年考校。得二十人。見公姓名。特去相召。嗣皇恐謝曰、嗣官卑材下。無寸長可紀。安得預考校之

列。眞官厲聲曰、此間不問人貴賤。不問官尊卑。但看一念之間正不正爾。與公有舊。欲公知前程事。公官資儘有。而所享之壽。止七十四。若能辭榮納祿。可延一紀。自此以往。積功累行。又有乘除。所得之數。蓋不止此。公欲之乎。嗣曰、敢不聽命。眞官曰、今日非奏過天曹主宰。亦召公不得。然不可過三時。宜速歸。顧二使令引出。遂退。由元路行。經一殿門。聞人聲嘈嘈。有呻吟號泣者。使者曰、司過眞君殿也。方坐殿訊囚。嗣問曰、人世何事爲重罪。曰、不孝爲大。欺詐次之。殺生又次之。及外門。花冠者出。向嗣合爪曰、此官員不可思議。吾到此半年。見多少人入來。何嘗有出去者。此官員實是不可思議。復揖坐飲湯。下階。使者曰、尋常只到此。以公與眞官有分。且又慈仁。今特遠相送。既出。嗣問曰、適花冠者何人。曰、渠是三十三天上人。以微過謫監門。滿一年。卽復歸矣。所飲何湯。曰、入時是醍醐。出時爲甘露。嗣懇曰、今幸得歸。何以見教。曰、輒有厭禳之術。公到家。曰取門上桃符。親用利刃斫碎。以淨籃貯之。至夕二更。令人去家一里外。於東南方穴地三尺埋之。此人出。公卽靜坐冥心。呪曰、天皇地皇。三綱五常。急急如律令。俟其還。乃止。又云、公歸家。食當異席。寢當異被。食當祭先。寢當存息。皆修持之要。嗣曰、此行念無以報德。使者何所須。二人相視而笑。掉頭曰、此中無用。此中無用。固問之。曰、公平日誦金剛經。回向一兩卷足矣。往來酬答。唯一人。其一默不語。又行一二里。辭去。曰、此去無他歧徑。歸卽至。嗣獨行。如及城東門。足跌而寤。已三更矣。儼如白晝出謁之狀。遂呼僕張燈。作辭綱劄子。遲明、詣薛白之。且言欲致仕。洎還家。取桃符。如所教以行。然不曉何理也。竟自列掛冠。明年拜命。始爲人道其始末如此。且自作記。人謂嗣必享上壽。福未艾也。然是後七年而

卒殊與所夢不侔云

劉子昂

紹興三十二年劉子昂爲和州守方淮上亂定獨身之官他日見好婦人出入郡舍意惑之招與合歷數月久因詣天慶觀朝謁有老道士請問曰使君不挈家而神色枯顇黧黑殆有妖氣如何劉初諱不答再三言之乃以實妾對道士曰非人也將不可治今以二符相與逮夜宜懸於戶外渠當不敢入劉以符歸夜未半婦人至怒罵曰相待如夫婦何物道士乃爾吾去卽去無憶我劉不能割愛亟起取符壞之終不寤生人何以畏符復綢繆如初又數日道士入府問訊望見劉驚惋曰弗活矣柰何柰何然當令使君見之命取水數十擔覆于堂其一隅方五六尺許水至卽乾掘之但巨屍偃然于地略無棺衾之屬僵而不損劉審視蓋所偶婦人也大惡之不旬日而殂王嘉叟說得之於韓璡之子季明

梓潼夢

梓潼神夢之靈前志已載矣成都人羅彥國累試不第既四舉齋戒乞夢夢蔡魯公謂曰已奏除公樞密直學士矣次年省試又下乃以累舉恩得密州文學犀浦人邵允蹈紹興七年被鄉薦亦乞夢于神夢神告曰已與卿安排甲門高第矣及類試果爲第一乃刻石紀于廟西廡後罷眉州幕官赴調臨安舟行至閘口鎮病死始驗甲門之語蓋閘字也

張九罔人田

廣都人張九典同姓人田宅未幾、其人欲加賃。囑官僧作斷骨契以罔之。明年、又來就賣。乃出先契示之。其人抑塞不得語。徐謂之曰、願爾子孫似我。欲語言而不得。灑淚而去。是年秋、張有孫、語不出而死。至冬、其子病傷寒。失音亦死。又一年、身亦如之。

宋罔殺人報

成都人宋罔爲縣之文學。鄉耆長有病者。困臥境上。時大觀四年。朝廷方行安濟法。若有病者。則里正當任責。罔憚於聞官。誘令過雙流縣牛飲橋。覺病者懷中有所挾。搜之得銀十餘兩。乃取之。而推墮其人橋下。戒其徒勿得言。居無何。復至前處。失脚墮水中死。其屍出下流五十里外沙磧中。與病者屍合。若相抱持者然。三事王時亨說。

張女對冥事

妻父張淵道、自兵部侍郎奉祠。寓居無錫縣南禪寺。次女已嫁梁元明。來歸寧。紹興己未正月七日、因游惠山寺。食煎餅差冷。還家心痛。至夜遂劇。正睡落枕。元明扶之起坐。但淚下不語。指其口曰、說不得。問何所見。應曰、張淵在此。淵者、淵道叔也。死於兵間。後降靈其家。云爲泰山府直符走吏。意其爲祟。呼洞虛觀道士視之。道士取紙焚香作法。請家人共視。皆曰髣髴見紙上有影。如人戴幞頭者。道士曰、然則正神。非祟也。是必陰府追對事耳。書符使吞之。天明稍甦。猶心痛。忽忽如癡。晚乃能言。始病時有持符來牀下。云官追汝。女曰、我士大夫家女子。何得輒喚。曰、陽間如此。陰府不問也。便覺身隨此人去。至寺後牆門欲出。

一人長丈許，推之入，責追者曰、張侍郎小娘子爾何人而待呼之，追者不答，則身已在牆外。有兜檐甚飾，使登焉。兩人肩舁，約行數百里，又度錢塘江，久之入一大府，朱門明煥，上施上金釘，殿屋九間，皆垂簾。其中三間簾捲，王者紅袍碧玉冠，坐其上，追者前白公事到，王竦身凭案立，問曰、張相公在陝西殺趙哲，汝父為參議官，預其事否，女欲言不知，恐累父，答云、初不預謀，亦曾諫不見聽，王曰、諫而不聽，何不去，答曰、嘗求一郡，不得請，王顧左右，令詣司供狀，方對答時，望西廡一人，側聽而笑，東廡亦有一人，皆狀貌堂堂。既詣曹，曹吏指曰、笑者乃趙哲，其東則曲端也，吏以下皆長一丈，戴鐵幞頭，著褐布袍，具筆札，令女為狀。且曰、當追長子，以其不慧故免，蓋淵道長子通，自幼多病，不解事，俄持盤食來甚豐，或曰、不可食，食則不得歸矣，廡下各列門戶，或榜云鑊湯地獄，或榜云剉碓地獄，其室甚多，皆扃鐍不見人，遙見故姻家宋氏母，據案相望而笑，傍人云、見判善部，須臾供狀畢，王命放還，無復轎乘，獨隨追者行，及江頭，見貴人公服乘馬，導從甚盛，問人云、呂相公也，是時呂忠穆公已臥病，後一月始薨，蓋其魄兆先逝矣。

畫學生

成都郫縣人王道亨，七歲知丹青，用筆命意，已有過人處，政和中，肇置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道亨首入試，試唐人詩兩句為題，曰、胡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餘人大率淺下，獨道亨作蘇屬國牧羊北海上，被氈杖節而臥，雙蝶飛舞其上，沙漠風雪羈棲愁苦之容，種種相稱，別畫林木扶疎，上有子規，月正當午，木影在地，亭榭樓觀，皆隱隱可辨，曲盡一聯之景，遂中魁選，明日進呈，徽宗奇之，擢為畫學

錄。又學中嘗以六月杖藜來石路。午陰多處聽潺湲爲題。餘人皆畫高木臨清谿。一客對水坐。有一工獨爲長林絕壑亂石磴道。人立於樹陰深處傾耳以聽。而水在山下。目未嘗覩也。雅得聽潺湲之意。亦占優列。

周勉仲

周勉仲自強爲靳州司法時。以驛舍爲官廨。晚步中門外。往來微倦。顧廳側有板倚。使人取之欲坐。及其處則了無一物。宅後枕郡治之萬芝堂。堂有池。白晝見人蓬首對水坐。叱之使起。其人矍然立。背如負大囊者。躍入池中。有聲紈然。識者以爲龜鼈之精云。又嘗往廬山。與歸宗長老坐小室。見一人往來窗下。著烏巾。其身僅與窗等。訝其太短。出視之。無所見。勉仲說。

樹中盜物

王深之滿家臨川。每失去盌楪餅合。及衣服之屬。輒譴責僕婢。然不復可得。一夕暴風起。屋東大旱莢樹吹折。斷處中空。凡王氏積年所失物。皆貯其內。半壞矣。其樹今猶在云。郭沔繫已說。

扈司戶妻

洪州分寧王氏壻扈司戶。自京師買一妾。甚美。攜歸寘于妻家。妻母謂人曰。扈郎妾信美。然語音僅能出口。十句只可辨一二。面目極峭冷。與人寡合。而足絕小。可藏於袴中。類非人間女子。久留不去。非扈氏福也。扈生聞之。疑其妻不能容。故母言如此。未忍決絕。妾來時以白犬自隨。行止飲食不暫捨。逮夜則寢牀

下。經一歲。妾入佛堂瞻禮。急大呼乞救。人往視之。則爲犬齧斷一臂。臥血中死矣。犬亦繼死。李紹祖說。

異僧符

豫章之南數十里生米渡。乾道元年三月八日、有僧晨濟。將登岸。謂津吏曰、少頃見黃衫五人荷籠而至者。切勿使渡。渡則有奇禍至。取筆書三字。似符而非。了不可識。其文曰、籠□□。以授吏。曰、必不可拒。當以此示之。語畢而去。吏不甚信也。然私怪之。至午。果有五黃衣。如府州急足者。各負兩籮籠。直前登舟。吏不許。皆怒罵。殆欲相毆擊。良久不解。吏乃取所書字示之。五人者、一見狼狽反走。轉眼失所在。委十籠於岸。訖。發之。中有小棺五百具。吏焚棺而傳其符。豫章人家家圖祀之。是歲江浙多疫。唯此邦晏然。識者謂五人乃瘟部鬼也。予過江州及衢州。見士人言各不同。竟未知孰是。余增禮說。

李南金

樂平士人李南金、紹興二十七年登科。纔唱名。罷歸旅舍。夢二女子執板歌詞以侑酒。曰、君是園中楊柳。能得幾時青。趁金明春光尚好。尊酒賞閑情。它年歸去。強山陰處。一枕曉霞清。覺而記其語。不曉強山爲何處。既調官。得光化軍教授。未赴。來謁提點坑冶李稚。獻新發鐵山。自督工烹煉。一日見巨蛇仰首向爐。如有所訴。李戒坑戶勿得害。既而殺之。它日、又有蛇其大如柱。來冶處。傍小蛇千餘隨之。結爲大團。巨蛇躍起。前高丈餘。李猶令僕持杖捶之。僕不敢前。又遣人歸家取勅告。置地上。蛇徑行不顧。李甚駭。即覺體中不佳。遂歸。先是其家人夢一姥來尋李教授。曰、枉殺我兒。及是知其不可起。數日而卒。

夷堅乙志卷第六十三事

石棺中婦人

紹興初、南劍州將樂尉蘭敭、因捕盜至山村、見農人掘地得石棺無罅、呼匠者鑿開視之、一婦人長三尺餘、瞑目裸體、形色紅潤如生、兩手各握一劍、口銜一劍、敭卽以油傘裹瘞之、不知何物也。

袁州獄

向待制子長久中元符中、爲袁州司理、考試南安軍、與新昌令黃某、幷別州鄭判官、三人俱畢事且還、鄭君有女弟、嫁爲宜春郡官妻、欲與向同如袁、而黃令者、前三年實爲袁理官、以故二人邀與偕往、黃不可、鄭強之、且笑曰、公遽能忘情於煙花中人乎、黃不得已、亦同塗、然意中殊不樂、逮至、又欲止城外、向力挽入官舍、坐定、向將入省二親、揖之就便室、黃如不聞、卽其側呼之、瞪目不答、俄指向所用銅槃曰、其價幾何、可輟買否、向得其發言頗喜、顧小史令持往所館問之、曰、此常物爾、何遽爲、曰、將寘吾棺中、向始疑懼、引其手使少憩、亦不動、亟招鄭君同視之、掖以就榻、少頃發聲大呼、若痛不可忍、遂洞泄血利、穢滿一室、登榻復下、號叫通夕不少止、向與鄭同辭告曰、君疾勢殊不佳、盍有以見屬、黃頷首曰、願見母妻、向卽日爲書、走騶步如新昌告其家、又語之曰、君本不欲來、徒以吾二人故、今病如是、尊夫人脫未能來、而君或不起、是吾二人殺君也、何以自明、願君力疾告我所以不欲來及危懇如此之狀、黃開目傾聽、忍痛言曰、

吾官于此時。宜春尉遣弓手三人。買雞豚于村墅。閱四十日不歸。三人之妻訴于郡。郡守與尉有舊好。令尉自爲計。尉紿白府曰、部內有盜起。已得其根株窟穴所在。遣三人者往偵。恐其徒泄此謀。姑以買物爲名。久而不還。是殆斃於賊手。願合諸邑求盜。吏卒共捕之。守然其言。尉自將以往。留山間兩月。無以復命。適村民四輩耕于野。貌蠢甚。使從吏持錢二萬。招之與語。曰、三弓手爲盜所殺。尉來逐捕。久不獲。不得歸。倩汝四人詐爲盜。以應命。他日案成。名爲處斬。實不過受杖十數。卽釋汝。汝曹貧若此。今各得五千錢。以與妻孥。且無性命之憂。何不可者。汝若至有司。如問汝殺人。但應曰有之。則飽食坐獄。計日脫歸矣。四人許之。遂執縛詣縣。會縣令闕。司戶攝其事。劾囚服實。如尉言。送府。吾適主治之。無異詞。乃具獄上憲臺。得報皆斬。既擇日赴市矣。吾視四人者。皆無兇狀。意其或否。屏獄吏以情詰之。皆曰不冤。吾又摘語之曰。汝等果爾。明日當斬首。身首一分。不可復續矣。囚相顧泣下。曰、初以爲死且復生歸。家得錢用。不知果死也。始具言其故。吾大驚。悉挺其縛。尉已伺知之。密白守曰、獄掾受囚賂。導之上變。明日吾入府白事。守盛怒。叱使下。曰、君治獄已竟。上諸外臺閱實矣。乃受賄賂。妄欲改變邪。吾曰、既得其冤。安敢不爲辨。守無可柰何。移獄于錄曹。又移于縣。不能決。法當復申憲臺。則置獄。守曰、如是則一郡失入之罪衆矣。安有已論決而復變者。悉取移獄辭焚之。但以付理院。使如初款。吾引義固爭。累十數日不得直。遂謁告。郡守令司戶嘗攝邑者代吾事。臨欲殺囚。守復悔曰、若黃司理不書獄。異時必訟我于朝矣。令同官相鐫諭曰、囚必死。君雖固執。亦無益。今強爲書名于牘尾。人人知事出郡將。君何罪焉。吾詭俛書押。四人遂死。越二日、黃衣

人持梃押二緊吏來追院中二吏曰、急取案。吏方云云。黃衣以梃擊之。四吏俱入舍不出。吾自往視。舍門元未啓。望其中案牘橫陳。逡巡四吏皆暴卒。又數日攝令死。尉用他賞改秩。已去官亦死。而郡守中風不起。相去纔四十日。吾一日退食。見四囚拜于下。曰、某等枉死。訴于上帝。得請矣。欲逮公。吾懇曰、所以知此冤而獲吐者、黃司理力也。今七人已死。足償微命。乞勿追竟。帝曰、使此人不書押。則汝四人不死。汝四人死。本於一押字。原情定罪。此人其首也。某等哭拜天廷。凡四十九日。始許展三年。卽楦袴露膝。流血穿漏。曰、拜不已。至於此。又曰、大限若滿。當來此地相尋。又拜而去。吾適入門。四囚已先在。云候伺已久。恐過期。且令亟取母妻與訣別。吾所以不欲來者。以此故爾。今復何言。向曰、鬼安在。黃指曰、皆拱立于此。向與鄭設席焚香。具衣冠拜禱。曰、爾四人明靈若此。黃君將死。勢無脫理。既許其與母妻訣。何必加以重疾。令痛苦若此哉。禱畢。黃喜曰、鬼聽公矣。痛卽止。利不復作。然厭厭無生意。又旬曰、告向曰、吾母已來。幸爲我辦肩輿出迎。向曰、所遣卒猶未還。安得遽至。曰、四人者已來告。遂出。果相遇于院門之外。褰簾一揖而絕。向樂平人。其子元伯侍郎說。

齊先生

宣和五年、向元伯爲開封令。蔡魯公已致仕。嘗設醮于城外凝祥宮。向往謁之。蔡留宿。明旦見其子攸孫衡等十餘人來問安。皆腰金施狨。且多張蓋者。向退省其舅何志同尙書。歎詫其盛。坐客有京幾轉運使曾徽言、與蔡不合。以言鄙薄。既而悔之。何曰、毋多談。齊先生適在此。太師所敬也。可見之。乃邀與同席。齊

生曰、吾素受蔡公異顧。今館于後圃。待我甚至。不當談其短。偶聞運使之語。是將然矣。徽言諱前說。齊生曰、無傷也。蔡公與我語。不問其身。但詢其子孫。吾應之曰好。然常以妄言自愧也。諸公見其高門華屋。上干霄漢。三年之後。無一瓦蓋頭矣。金勒狨鞍。赫奕照市。三年之後。雖蹇驢亦無有矣。人言秋風落葉。此眞是也。哀哉。時諸蔡方盛。皆不敢出聲。三歲而蔡氏敗。齊先生、淄州人。元伯說。

蔡侍郎

宣和七年。戶部侍郎蔡居厚。罷知青州。以病不赴。歸金陵。疽發于背。命道士設醮。倩所親王生作青詞。少日而蔡卒。未幾王生暴亡。三日復蘇。連呼曰、請侍郎夫人來。夫人至。王乃云、初如夢中有人相追逮。拒不肯往。其人就牀見執。回顧身元在牀臥。自意已死。遂俱行。天色如濃陰大霧中。足常離地三尺許。約十數里至公庭。主者問何以詭作青詞誑上蒼。某方知所謂。拱對曰、皆是蔡侍郎命意。某行文而已。主者怒稍霽。押令退立。俄西邊小門開。獄卒護一囚。杻械聯貫。立庭下。別有二人舁桶血。自頭澆之。囚大叫。頓擲苦痛。如不堪忍者。細視之。乃侍郎也。主者退。復押入小門。回望某云。汝今歸。便與吾妻說。速營功果救我。今秖是理會鄆州事。夫人慟哭曰、侍郎去年帥鄆時。有梁山濼賊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誅之。吾屢諫不聽也。今日及此。痛哉。乃招路時中作黃籙醮。爲謝罪請命。

杳氏村祖

贛州光孝首坐僧普瑞。說嘗附江州通判船。過池州。泊村岸。聞岸上人相呼參祖燒香者。瑞往隨之。見百

千人憧憧往來有屋可三間堂內飾小室如人家供佛處翁媼二人各長三尺禿髮腦後一髻絕小以緜衣衾擁下體唯露頭面兀然如土木但眼能動有笑容人持香燈酌酒以供瑞還具語通判君卽盡室往謁享以錢燭茶酒撮緜作小包釀酒賓二老口亦伸舌舐之或引手摸其胸乳皮皆傅骨不知幾百歲其人云一村皆姓杳此二老爲村祖云

建康伍伯

陳邦光守金陵將杖朱衣吏當直伍伯從求錢百千吏纔許其半伍伯怒嘆手嘻笑曰我不打人多時也將甘心焉摩手牆間急上下適有破磁片正對手心刺之血流及肘登時癱痛告假歸踰月創始愈

劉乂死後文

知保德軍王清臣請紫姑神既而作文數百言自云唐進士劉乂其詞曰余少爲俠偏走天下史謂亡命非也退之贈余金百鎰余辭而不受史謂竊之非也洛陽惡少年恃權強妾良家子既而又族其室余不忍吉民無訴乘夜厥從聚淫余奮劍斷其頸十數人且膾其肝而餔之日夕游於市人自不識史謂殺平人竄山林非也余數世爲人直信棄己濟衆設教化人報不平之事行無極之道以是故用達仙至於歌詩皆末跡也因子見契聊爲一啓思史之謬詞昔之異行令余怛然感歎余終于終南門人葬于山之陽清溪之側至今墳猶在但人不知爲余墓也以余無勳庸于國故史氏聽小人之言書不知所終設如子儀光弼輩後世皆知其大功然當時史詞褒飾甚多蓋世之情如斯也嗚呼盡信史則不如無史彼若不

能撫實但務華以媚天子自可詢有知而書之何必縱繆言誣介義之士於有過之地哉使余當時聞之必令此佞夫首足異處余既爲仙不復競姑隱之後世哲者共爲我鑒諸

豬足符

聶景言居衡陽有細民欲舉債買豬蹄來獻聶受之付廚作羹庖婢舉刀破爪間見小紙書符在其內亟出告使呼其人還之人曰適從屠杭買來方有求於君家豈敢以符爲厭呪復持與屠者責譙之屠者曰今旦方刲豕安得有是取元直畀民而自攜歸煮食之一家四人皆死五事皆鄰次南說

廟神止奏章

段元肅家居京師鄰家有病者爲祟所撓治之不效欲請道士奏章訴于帝段之祖夢人如神明者告之曰凡神祇有功於人者歲滿必遷吾主此地若干歲今當及遷而君鄰家之鬼正在部內方自往治之聞其家將奏章恐致相累丐君一言令罷之病者自安矣懇請至再三段許諾且問其所止曰亦與君家爲鄰明日思之乃皮場廟也如神言告其鄰止不奏病者卽日愈

榕樹鷺巢

福州儀門外夾植榕樹每樹有白鷺千數巢其上鳴噪往來穢汚盈路過之者皆掩鼻薛直老弼爲守嘗乘涼輿出爲糞汚衣以爲不祥欲盡伐其樹而未言是夜安撫司參議官曾悟夢介胄者懇云某受命護府治所部數百人皆棲榕間今府主欲伐去吾無所歸矣願爲一言悟旣覺以不聞伐樹事不以爲意明

夜復夢曰乞卽言之不然無及矣府主所惡不過鷩穢耳此甚易事請期三日悉去之悟許諾明日過府爲言薛驚曰吾固欲伐之然未嘗出諸口而神已知可敬也至暮大雨閱三日乃止鷩蟲悉空樹濯濯如新

趙七使

宗室趙子舉字升之壯年時喪其妻心戀戀不已於房中飾小室事之如生夜獨宿次覺有從室中啓戶出者恐而呼侍婢婢旣應復寢須臾間已至牀前牽帳低語曰莫怕莫怕我來也時精爽頓昏不知死生之隔遂與共寢歡如平生自是日日至每飲食必對案僕妾輩從旁窺之無所見但器中物亦類有人殘餘者繼續益久意中憒憒漸不喜食行步言氣衰劣然未嘗與人言有道人乞食過門適見之歎曰君甘與鬼游獨不爲性命計吾能行天心王法今以授君努力爲之鬼不攻自退矣子舉瀧然悟卽再拜傳受繪六甲六丁像齋戒奉事唯謹妻猶如故態頗亦不樂時時長吁如不得志者又半年涕泣辭訣曰久留恐壞君法吾去矣遂絕不至子舉從此奉法愈力爲人治病輒驗建炎二年予妻族張氏避地自京師南下寓居揚州龍興寺先是有祖姑嫁趙氏夫爲絳州守未赴居太原值虜騎圍城姑隕于砲下又有八叔者爲賊所得臠食之是歲妻祖母田氏病彷彿見此兩人在窗外子舉適同居寺中外舅以事告之子舉焚香禱請久而言曰是一男子一婦人皆以非命死然是公家戚屬不宜加罪當以酒觴善遣之如其言病亦尋愈

魅與法鬬

趙伯兀者、子舉之子。效其父習行天心法。未成。有饋鯉魚於家者。魚從盆中跳出高數尺。如舞躍然。時子舉出行。家人亟呼伯兀。兀杖劍誦呪。臨以正法。魚躍愈高。幾至丈許。兀亦恐遽趨避之。又嘗與羣從飲于閬州雙溪亭上。婢子臥欄竿側。忽放聲大哭。問焉不應。伯兀知爲物所憑。亦行法與相競。自申至三更。不止。不勝倦苦。捨之去。伯兀從弟伯禔說。

蒙城觀道士

亳州蒙城縣莊子觀玉册殿。扃鐍嚴謹。非時不許開。宣和中。道士張沖俊、掌觀事。夜聞其中杖直決遣聲。盡二十乃止。明旦、呼衆人啓鑰視之。蓋一道士常持天心法者。縛於梁間。足反居上。兩脊杖痕如盌大。已死矣。雙足虛抱于梁。初無繩縶也。郭汝說。時隨其父爲丞。

夷堅乙志卷第七十一事

畢令女

路時中字當可。以符籙治鬼著名士大夫間。目曰路眞官。常齋鬼公案自隨。建炎元年。自都城東下至靈璧縣。縣令畢造已受代。檥舟未發。聞路君至。來謁曰、家有仲女爲鬼所祟。前後迎道人法師治之。翻爲所辱罵。至或遭箠去者。今病益深。非眞官不能救。願辱臨舟中一視之。路諾許。入舟坐定。病女徑起。著衣出拜。凝立於旁。略無病態。津津有喜色。曰、大姐得見眞官。天與之幸。平生壹鬱不得吐。今見眞官。敢一一陳之。大姐乃前來媽媽所生。二姐則今媽媽所生也。恃母鍾愛。每事相陵侮。頃居京師。有人來議婚事。垂就。唯須金釵一雙。二姐執不與。竟不成昏。心鞅鞅以死。死後冥司以命未盡。不復拘錄。魂魄漂搖。無所歸。遇九天玄女出遊。憐其枉。授以祕法。法欲成。又爲二姐壞了。大姐不幸。生死爲此妹所困。今須與之俱逝。以償至寃。且以謝九天玄女也。眞官但當爲人治祟。有寃欲報。勢不可已。願眞官勿復言。路君沉思良久。曰、其詞強。顧畢令曰、君當自以善力禱謝之。法不可治也。女忽仆地。掖起之。復困憊如初。蓋出拜者乃二姐之身。而其言則大姐之言也。死已數年矣。明日、二姐殂。路君來弔。其父曰、昨日之事。曲折吾所不曉。而玄女授法。乃死後事。二姐何以得壞之。君家必有影響。幸無隱。在我法中。當洞知其本末。畢令曰、向固有一異事。今而思之。必此也。長女既亡。葬於京城外僧寺。當寒食掃祭。舉家盡往。葬室之側。有士人居焉。出而

扃其戶。家人偶啓封。入房窺觀。仲女見案上銅鏡。呼曰、此大姐柩中物。何以在此。必劫也。吾以爲物有相類。且京師貨此者甚多。仲女力爭曰、方買鏡時。姊妹各得其一。鞶結襻緣。皆出我手。所用紙。某官謁刺也。視之信然。方嗟歎而士人歸。怒曰、貧士寓舍。有何可觀。不告而入。何理也。仲女曰、汝發墓取物。姦贓具在。吾來擒盜耳。遂縛之。士人乃言半年前夜坐讀書。有女子扣戶曰、爲阿姑譴怒。逐使歸父母家。家在城中。無從可還。願見容一夕。泣訴甚切。不獲已納之。繾綣情通。自是每夕必至。或白晝亦來。一日方臨水掠鬢。女見而笑曰、無鏡耶。我適有之。遂取以相餉。卽此物也。時時攜衣服去補治。獨不肯說爲誰家人。昨日見語曰、明日我家與親賓聚會。須相周旋。不得到君所。後夜當復來。遂去。今晨獨處無悰。故散步野外以遣日。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吾家聞之皆悲泣。獨仲女曰、此郎固妄言。必發驗乃可。走往殯所蹤跡之。其後有罅可容手。啓甎見棺。大釘皆拔起寸餘。及撤蓋板。則長女正疊足坐。縫男子頭巾。自腰以下肉皆新生。膚理溫軟。腰以上猶是枯脂。始悔恨。復掩之。釋士人使去。自是及今。蓋三年餘矣。所謂玄女之說。豈非道家所謂回骸起死。必得生人與久處便可復活邪。事旣彰露。不可復續。而白發其事。皆出仲女。所謂壞其法者。豈此邪。路君亦爲之驚咤。道出山陽。以語郭同升。升之子沽說。造字以道。

西內骨灰獄

政和四年、有旨修西內。命京西轉運司董其役。轉運使王某坐科擾。爲河南尹蔡安持劾罷。起徽猷閣待制。宋君於服中。以爲都轉運使。免判常程文書。專以修宮室爲職。宋銳於立事。數以語督同列曰、速成之。

釀賞可立得也。轉運判官孫貺獨以役大不可成。戲答曰、公聞狐堶虎之說乎。狐有女。擇堶得虎焉。成禮之夕。儐者祝之曰。願早生五男二女。狐拱立曰、五男二女非敢望。但早放卻臊命爲幸耳。今日之事。正類此也。宋不樂。貺即引疾罷去。凡宮城廣袤十六里。創立御廊四百四十間。殿宇丹漆之飾。猥多。率以趣辦。需牛骨和灰。不能給。洛城外二十里。有千人冢數十丘。幹官韓生獻計曰、是皆無主朽骴。發而焚之。其骨不可勝用矣。自王漕時已用此。宋然之。管幹官成州刺史郭逵容。佐使臣彭圮十餘人。皆幸集事。舉無異詞。宋以功除顯謨閣學士。召爲殿中監而卒。宣和中。孫貺病死。至泰山府。外門榜曰清夷之門。獄吏捽以入。令供滅族狀。孫曰、我何罪。殿上厲聲曰、發洛陽古冢以幸賞。乃汝也。安得諱。孫請與諸人對。望兩囚荷鐵校立廡下。各有一卒持鐵扇障其面。時時揮之。扇上皆施釘。血流被體。引至前。乃宋王二君也。猶與相撐拄。孫歷舉狐虎之說。及所以去官狀。廷下人皆大笑。兩人屈服去。孫復甦。他日韓生亦夢如孫所見者。供狀畢。將引退。仰而言曰、某罪不勝誅。但先祖魏公有大勳勞於宗社。不應坐一孫而赤族。主者疑思良久曰、只供滅房狀乃如之。自是數月死。不一歲。妻子皆盡。今唯取同宗之子以繼云。予聞此事於臨川人吳虎臣。曾吳得之韓子蒼。予以國史院簡策參之。得其歲月官職如此。邵武李郁光祖云、有朝士亦以是役進秩。後居鄧州。得異疾。疽生於臀。長寸許。中有骨焉。不可坐臥。鑿以藥齕之。久而墜地。拳曲如小豬尾。數日又如故。復以前法治之。如是歲餘。凡落三十六節。乃死。王日嚴云、宋君初與官屬議。或以爲不便。宋入宅思之。必欲行。自批一紙出付司。孔目官某慮異時爲人所訟。以所批黏入牘中。後數年。冥府攝對獄。

見牛頭卒引一人從烈焰出。乃宋也。孔目訴曰、事皆由待制。手筆尚存。王者敕一卒往取。頃刻卽至。以示宋。宋引伏。孔目者乃得歸。明日詣曹閱故牘。首尾千百番皆在。獨失宋批矣。遂以病自列。去吏歸而弃家爲苦行道者。

汀州山魈

汀州多山魈。其居郡治者爲七姑子。倅廳後有皁莢樹極大。榦分爲三。正蔽堂屋。亦有物居之。陳吉老爲通判。女已嫁矣。與壻皆來。夜半女在牀外睡。覺有撼其几者。頗懼。移身入裏間。則如人登焉。席薦皆震動。夫妻連聲呼有賊。吉老遽起。與長子錄曹者偕往。無所見。詫曰、公廨守衞嚴。賊安得至。若鬼也。爭敢爾。老兵馬吉、方宿直。命詣廚溫酒。廚與堂接屋。馬吉方及門。失聲大叫。錄曹素有膽氣。自籌火視之。吉仆絕于地。涎液縱橫。灌以良藥。久之始能言。曰、一黑漢模糊長大。出屋直來壓已。不知所以然。吉老猶不信。錄曹見白衣人長七尺。自廚出趨堂。開門而出。眞以爲盜。急逐之。而堂門元閉。自若也。啓之。又見其物開廳門去。復逐之。亦閉如故。洎至廳上。白衣徑奏東箱。卒伍持更處。一卒卽驚覺。衆救之已絕矣。後數年。趙子璋爲倅攝郡。時屬邑寇作。江西大將程師回自韶上來。逐捕將班師。小休倅廳。出所攜二妾與趙飲。正行酒。有小妾長才二尺許。褐衫素裙。緩步且前。程迎擊以杖。乃一猫躍出。衣服皆委地。子璋子伯禔隨父之官。馬吉者猶在。聞其說如此。伯禔說。

黃蓮山伽藍

韶州樂昌縣黃蓮山寺爲一邑勝處。建炎二年冬。郡守延臨江靜師往主法席。寺伽藍神素著靈異。邑人祈賽。必殺牲釃酒。既則飲酒乃歸。師始至。與神約曰。神受佛囑付。守護伽藍。不應當此供。自今日以往。更具淨饌。神其聽之。由是人無敢以酒肉入山門者。明年十一月晦。有檀越營佛事畢。欲飲酒。三僕舁一缸由東廂過神祠前。一犬不知從何來。突出正與缸相值。應時破碎。無復餘瀝。見者莫不歎異。鄭次南說。

寧都吏僕

贛州寧都縣吏李某、督租近村。以一僕自隨。僕乞錢于逋戶。不滿志。縛諸桑上。灌以糞。得千錢。即日雲雷四起。斃僕于村中普安寺前。錢正在腰間。打四百文入肉中。皮蒙其上。紹興十四年三月也。縣是時曰虔化云。寺僧祖說。

杜三不孝

洪州崇眞坊北有大井。民杜三汲水賣之。夏日則貨蚊藥以自給。與母及一弟同居。弟傭於餅家。唯兄以兩飯養母。然特酬酒。小不如意。至於辱詈加箠。鄰曲見者皆扼腕。導其母使訟。未及也。一旦大醉歸。復毆母。俄忽忽如狂。取所合蚊藥內砒霜硫黃掬服之。走入市。從其徒求水飲。市人以爲醉。不知藥毒已發矣。頃刻而死。其不孝之報歟。

布張家

邢州富人張翁。本以接小商布貨爲業。一夕閉茶肆訖。聞外有人呻痛聲。出視之。乃晝日市曹所杖殺死

囚也。曰、氣絕復蘇。得水尙可活。恐爲邏者所見。則復死矣。張卽牽入門。徐解縛。扶置臥榻上。設薦席令睡。與其妻謹視之。飼以粥餌。雖子婦弗及知。經兩月。脅瘡皆平能行。張與路費。天未曉。親送之出城。亦未嘗問其鄉里姓名也。過十年久。有大客乘馬從徒。齎布五千疋入市。大駔爭迎之。客曰、張牙人在乎。吾欲令貨。衆嗤笑。爲呼張來。張辭曰、家貲所有。不滿數萬錢。此大交易。願別擇豪長者。客曰、吾固欲煩翁。但訪好鋪戶賒與之。以契約授我。待我還鄉。復來索錢未晚。張勉如其言。居數日。客謂翁可具酒飲我。勿招他賓。既至。邀其妻共飲。酒酣起曰、翁識我否。乃十年前牀下所養人也。平生爲寇劫。往來十餘郡。未嘗敗。獨至邢。一出而獲。荷翁再生之恩。既出門。卽指天自誓云。今日以往。不復殺人。但得一主好錢。持報張翁。更不作賊。纔上太行。便遇一人獨行。劫之正得千餘緡。遂作賈客販賣。今於晉絳間有田宅。專以此布來償翁媼恩。元約復授翁。可悉取錢營生產業。吾不復來矣。拜訣而去。張氏因此起富。貲至十千萬。邢人呼爲布張家。（三事亦得之鄭次南。）

何丞相

何文縝丞相在太學。與同舍生黃君、詣日者孫黯問命。黯袒衣踞坐。丞相先占。既布算。黯正襟揖曰、命極貴。不惟魁天下。且位極人臣。二人相視笑曰、何相侮邪。黯愠曰、黯老矣。粗有生計。今諂一秀才。其獲幾何。柰何命實中格。丞相曰、然則何時作狀元。曰、乙未歲。何年爲相。曰、不出一紀。但有一事絕異。君拜相後。當死於異國。尋常奉使絕域者。不過侍從官。何由有宰相入國者。此爲不可曉耳。初丞相自仙井來。時過桐

栢於廟中上書乞夢其夕夢人報霍侍郎來見何狀元遂出相見霍曰、將來殿策問道及至京又求夢於二相公廟夢人告如霍所言既覺試作策頭數百字以示黃君黃以爲不佳丞相時爲鄧洵武樞相館客又夢一人報霍侍郎來既坐霍曰、君昨擬道策甚謬上所解道德經更三日以賜二府君當首見之宜熟讀也如期鄧公果拜賜卽錄本晨夕誦讀乙未歲廷試果問道悉以經語對遂爲第一人後十二年至靖康丙午拜少宰從二帝北狩死於虜皆如黯言霍公蓋先兩榜爲龍首者

天心法

李士美丞相長子衡老初學天心正法時飲食坐起未嘗不持攝寓居桂林夜如廁見燈盞出於外心已怪之復取寘中間俄又在外已則登其上既而益高盞正覆而油不傾旋轉滿室將及頭上衡老方踞廁勢不可施法怖懼大呼而出自是不敢輕習行或云初行符籙非鬼物所樂故多設怪以恐試之爾嘉叟說

虞幷甫奏章

虞幷甫侍其父漕潼川以父病齋戒浹日命道士劉泠然奏章請命劉素以精確著名自子夜登壇伏遲明方興言曰、適之帝所見几上書章內兩句云乞減臣之年增父之算帝指示吾曰、虞允文至孝可與執政而不言從其請已而父竟卒後十有八年幷甫參大政宇文仔說

孫尚書僕

孫仲益尚書、居毗陵遣兩僕往平江一人暴卒于道一人買葦席覆其尸而歸報其家經宿至則死者復

活矣云方同行下路左遺溲遇黃衣卒持藤棒來驅曰官喚汝牽舩果有舩相銜行運河中獨押我挽之舟行如飛不知爲何處心以謂無緣文引在手何得擅呼我伺其小怠擠諸河急從故道歸至則見身在葦席下無計可入彷徨不忍去乃坐于上天將曉行人過見而叱曰何爲獨坐此非鬼乎竦然如失不覺入身中乃甦方知爲死也李書俊說。

夷堅乙志卷第八 十三事

牛鬼

秉義郎高世令居台州黃巖紹興四年攝征稅于溫州白沙鎮二月十九夜已就枕聞窗外兩人呼曰異物且來殺君君謹避之堅塞五竅勿與校庶或可脫寐其聲乃舊同寮明州都監李利見台州巡檢趙祿皆死矣大懼即蒙被危坐以待少頃聞有詬李趙者曰我殺高世令干君何事別一人以杖拄地行過牀後若瞽者細語云彼呼君時切勿應又聞詬者曰盲畜生汝亦復強預人事李趙相與勸解曰殺一高世令於君何益既而一蟲蔌蔌然自窗隙入帳中繞被飛鳴且十數匝高窺見蟲色爛然如金垂紅線于後引手欲挽之李趙又呼云禍事禍事殺之冤害益重乃縱之來往盡夜終不得逞而去小史窺窗外見少年與一嫗對立少年曰須與翁索命嫗曰宜然天明啓門則兩牛臥籬下跡所從來乃近鎮五里農家物也鎮寨巡檢聞此怪招高飲開釋之俄而求歸曰老嫗少年皆在卓下矣高妻孥皆在黃巖是夜見其妾云君來時我已有娠今小孽以死昨嘗寄腹囊達乎方啜泣李趙褰帷入敍闊如平生高度必死竟夕秉燭遍作書與親舊訣得八十幅語或雜偈頌殆類有物憑之者屢冠帶走出將赴舍前江水復聞空中語曰勿與鞋與即去矣左右藏去之凡不飲食五日乃醒家人來視之所謂孕妾實妊身四月食牛肉而墜元不死也高亦無恙吳傳朋說

歌漢宮春

紹興四年、蜀道類試進士。成都使臣某人禱于梓潼神。願知今歲類元姓字。夜夢至廟中。見二士人握手出。共歌漢宮春詞。問玉堂何似茅舍踈籬之句。神君指曰、此是也。明日復入廟。將驗昨夢。士人來者紛紛不絕。久之有兩人同出。攜手而歌。果夢中句也。省其狀貌皆是。即趨出揖之曰、二君中必有一人魁選者。具以夢告。皆大喜。已而更相辯質曰、自我發端曰、我正唱此。一人者、仙井黃貢也。奮然曰、此吾家舊夢。何預君事邪。吾父初登科時。夢神君贈詩云。玉堂消息近。金牓姓名高。覺而喜。自謂必爲翰林學士。然但至成都教授而終。以今思之。端爲我設。所謂玉堂消息者。正指詞中語耳。是歲貢果爲第一。兩世共證一夢。雖一時笑歌。亦已素定於數十年之前。神君其靈矣哉。關壽卿說。

萬壽宮印

乾道二年、靜江臨桂令郭子應。夢人告曰、君新除提舉萬壽觀。郭方以邑事爲苦。而驟得祠官。夢中喜甚。明日轉運判官朱玭以諸州折米錢。檄郭泝納。令別關印用之。於辛字庫中得印一紐。後數日取視之。其文乃桂州玉清萬壽宮記。臨桂丞張寅說。

師立三異

饒州妙果長老師立。少年時。行腳至衡山福嚴寺。方夏四月晚。游寺前橋。率橋見潭下峭壁間。異僧背負石而立。師立夙聞人言。此地有羅漢隱見不常。且憶藏經所載持地菩薩入石壁事。竦然敬視。忽壁開尺

許。僧入其中。復合無縫罅。又旬日放參畢。與同參二人。信步到寺後虎跑泉亭上。天風倏起。二僧欲歸。師立獨少留。二僧曰、久知亭下多異。師無庸留。立方壯不以爲意。俄亭西南角有扣柱者。繼卽伸手內向。漸進不止。肘幾過五尺。立戲之曰、復能縮否。應聲而退。少頃又聞扣柱聲。立曰、若聖者邪。當隱。若山鬼卽見形。如食久一手復出。五指初大如椽。漸小如嬰兒初生指狀。立頗恐。卽下山。時紹興十年也。又三歲還鄉。過廬山白雲庵。清夜禮佛。有物行牕外。類牛及虎。開戶視之。一黑牛絕大。裴回往來。立念日中無所見。豈鬼邪。明日至其處。乃巨青石偃臥。正昨夕牛行處云。師立訣。

吹燈鬼

妻族壻王氏子。居唐州方城縣麥陂園。與邑僧一人厚善。僧死數年矣。夢如平生來。語笑良久。且贈詩而去。既覺。能憶兩句曰、父母丘墳畢。兒孫歎自緣。忘其末聯。復祝曰、若果有靈。勿惜再夢。遂復得之曰、青山無限好。歸去莫留連。明日味其語。疑爲不祥。他日自縣歸舍。薄暮矣。被酒策馬獨行。僕在後未至。行二十里。望叢棘間七八人相聚附火。往就之。皆丐者也。環坐不語。細觀其形狀。略與人同。而或斷臂。或缺目。或駢項。無一具體。見王生躍而起。吹其所執燈。燈以猪胞爲之。得不滅。震怖疾馳。鬼追之不置。又二十里乃到家。急扣門曰、鬼逐我。門中人鼓譟以出。始散去。遂得病死。

無頰鬼

吾鄉白石村民。爲人織紗於十里外。負機軸夜歸。月正明。一人來曰、吾膽怯多畏。聞此地有鬼。物夜出。願

得俱行。民許之。其人曰、脫有所覩。何以爲計。曰、我見之。當擊以軸。腰下插大鎌刀。亦可殺也。其人竦然。行稍後。又呼曰、人言鬼無頰。試視我面。民知其鬼也。舉刀回首欲揮之。頷與胷接。兩眼眈眈然。遂不見。

長人國

明州人泛海。値昏霧四塞。風大起。不知舟所向。天稍開。乃在一島下。兩人持刀登岸欲伐薪。望百步外有篠籬。入其中見蔬茹成畦。意人居不遠。方躋踞摘菜。忽聞拊掌聲。視之。乃一長人。高出三四丈。其行如飛。兩人急走歸。其一差緩。爲所執。引指穴其肩成竅。穿以巨藤。縛諸高樹而去。俄頃間。首戴一鏟復來。此人從樹杪望見之。知其且烹己。大恐。始憶腰間有刀。取以斫藤。忍痛極力。僅得斷。遽登舟斫纜。離岸已遠。長人入海追之。如履平地。水才及腹。遂至前執舷。發勁弩射之不退。或持斧斫其手。斷三指。落舷中。乃舍去。指麤如椽。徐兢明叔云嘗見之。何總爲說。

秀州司錄廳

秀州司錄廳多怪。常有著青巾布袍。形短而廣。行步遲重者。又有婦人。每夜輒出。惑打更吏卒者。先公居官時。伯兄丞相方九歲。白晝如有所見。張目瞪視。連稱水水。移時方蘇。後兩日。公晚自郡歸。侍妾執公服在後。忽大呼仆地。公素聞鬼畏革帶。卽取以縛妾。扶置牀。久之乃言曰、此人素侮鬼神。適右手持一物。甚可畏。謂帶也。我不敢近。卻不知我從左邊來。方幸擒執。又爲官人打鍾旛陣留我。我卽去。願勿相苦。問汝何人。不肯言。至于再三。乃曰、我嘉興縣農人支九也。與鄉人水三者。兩家九口。皆以前年水災漂餓。方官賑

濟活人時獨已先死今居于宅後大樹上前日小官人所見乃水三也公曰吾事眞武甚靈又有佛像及土地竈神之屬汝安得輒至曰佛是善神不管閑事眞聖每夜被髮杖劍飛行屋上我謹避之耳宅後土地不甚振職唯宅前小廟每見輒戒責適入廚中司命問何處去答曰閑行叱曰不得作過曰不敢遂得至此公曰常時出者二物爲何曰青巾者石精也稱爲石大郎正在書院牕外籬下入地三尺許婦人者秦二娘居此久矣公曰吾每月朔望以紙錢供大土地何爲反容外鬼汝爲我往問明日當毀其祠曰官豈不曉雖有錢用柰腹中飢餒何我入人家有所得必分以遺之故相容至今默默食頃復言曰已如所戒白之土地怒我饒舌以杖驅我出公曰曾見吾家廟祖先否曰每時節享祀必往觀聞飲食芬芬欲食不得列位中亦有虛席者唯一黃衫夫人見我必怒又使往覘俄氣喘色變徐乃言曰方及門爲夫人持杖追逐急反走僅得脫所謂夫人者曾祖母紀國也公問所須曰鬼趣苦飢願得一飽饌好酒肥鵝與衆人共之無如常時以瘦雞相待也語畢竦然傾耳如有人呼之遽曰土地震怒逐我兩家出今暫止城頭無所歸託願急放我歸自此不敢復來矣乃解其帶妾昏睡經日乃醒

無縫紙

紹興二十年七月福州甘棠港有舟從東南漂來載三男子一婦人沉檀香數千斤其一男子本福州人也家於南臺向入海失舟偶值一木浮行得至大島上素喜吹笛常寘腰間島人引見其主主夙好音樂見笛大喜留而飲食之與屋以居後又妻以女在彼十三年言語不相通莫知何國而島中人似知爲中

國人者。忽具舟約同行。經兩月。乃得達此岸。甘棠寨巡檢。以爲透漏海舶。遣人護至閩縣。縣宰丘鐸文昭。招予往視之。其舟刳巨木所爲。更無縫罅。獨開一竅出入。內有小倉闊三尺許。云女所居也。二男子皆其兄。以布蔽形。一帶束髮跣足。與之酒則跪坐。以手據地如拜者。一飲而盡。女子齒白如雪。眉目亦踈秀。但色差黑耳。予時以郡博士被檄考試臨漳。欲俟歸日細問之。既而縣以送泉州提舶司未反。予亦終更罷去。至今爲恨云。

詹林宗

鄉士詹林宗。紹興三十二年。讀書于成西妙果塔院。晨起。巾櫛有小蛇。正據巾上。移時方去。逮秋試中第五人。乾道元年。當科舉。往近村大塘湖僧庵肄業。默自禱曰。前三年靈瑞已得第五。今舉或魁選。當感大蛇爲兆。禱之明日。方獨坐作尚書義。有蛇不知從何來。蟠其坐側。伸首顧眄。驚之不動。久乃趨出。詹殊自喜。及揭牓果第一人。

葛師夔

葛師夔。爲洪州武甯簿。入府白事。泊於上藍寺。欲以遲明上謁。時方六月。惡從吏同室撓睡。獨設一榻。扃戶而寢。但小吏在戶外。餘皆宿水陸堂。就枕未幾。聞蹋牀上人鼾睡。叱之稍止。纔欲寐。則聲復厲。葛伸手取溺器。正觸其身。甚怒。須天明治之。洎雞唱。外報可起。既下牀。鼾者尚不動。葛出戶呼小史以燈入。驗爲何人。史駭叫曰。死漢也。奔出外。盡呼宿直者與主僧來觀。乃一男子。戴烏帽皁袍束帶。偃然其上。奄奄無

喘息。僧識之。驚曰、是寺中素所往來者。死已五日。昨葬於寺後。何以能至此。急邀其子視窆處。棺空矣。他日又至寺。憩方丈中。主僧相就夜語。葛偶及故人劉縣丞數歲無消息者。僧蓋與劉善。指臥榻曰。丞死於別室。其妻則終此榻也。葛初不知此。頗懼。然不克徙。既寢。展轉不寐。聞擊牀屏者三。心矍然。強呼曰、若是故人。何惜明告。即連扣數聲。大呼葛字曰、嗚道安樂否、葛蒙被亟走出。明日遷居紹興甲子。葛爲餘干丞。與予言。今追書之。失劉丞姓字矣。

虔州城樓

紹興十七年夏。先公南遷。予與季弟從行。八月二日、至虔州。泊舟浮橋下。登城樓少休。郡守曾卿端伯（愷）來見。曰、此非館處。獨鬱孤臺可爾。而周康州先居之。明當去矣。姑爲一夕留可也。是夜奉先公正中設榻。予兄弟席于旁。丁夜。予起更衣。從北偏門出。一人正理髮。髮垂至地。時兩僕宿門內。曰汪三、程七。予謂是此兩人。呼之不應。復還視門內。蓋寢如初。固疑之矣。又出焉。運櫛尙未止。面對女牆。足太半垂在外。風吹其髮蓬蓬然。心始動。乃還榻。明日而先公言汝夜何所往。吾聞抱關老卒云、樓故多怪。每夕必出。予因道昨所見者。是日徙于鬱孤。竟夜不成寐。又聞周康州在館時。有人從房中開二重門走出。意以爲盜。呼其子尾逐之。門蓋自若也。

小郁題詩

李謨、居無錫。正與客飲。有道人扣門曰、吾自青城上來。劉高尙先生、使我見公。欲有所言。闇人曰。寶文方

飲酒。不敢白。再三請之。不可。道人不樂。曰、假筆來。吾欲記名字。闇人與之。即書戶上曰、日轉庭槐影漸移。重門複屋傳呼遲。不如拂袖穿雲去。說與落花流水知。題畢而去。曰、吾所謂小郗者也。謨聞之。悵恨自失者累日。李編戲。

夷堅乙志卷第九 十事

胡氏子

舒州人胡永孚說其叔父頃爲蜀中倅至官數日季子適後圃見墻隅小屋垂箔若神祠有老兵出拜曰前通判之女年十八歲未適人而死葬此下今去而官于某矣問容貌何似曰老兵無所識聞諸倡言自前後太守以至餘官諸家所見婦人未有如此女之美者胡子方弱冠未授室聞之心動指几上香火曰此亦太冷落明日取熏爐花壺往爲供私酌酒奠之心搖搖然冀幸得一見自是日日往精誠之極發於夢寐凡兩月餘他日又往焉屋簾微動若有人呼嘯聲俄一女子衣服出光麗動人胡子心知所謂徑前就之女曰無用懼我乃室中人也感子眷眷是以一來胡驚喜欲狂卽與偕入室夜分乃去自是日以爲常讀書盡廢家人少見其面亦不復窺園唯精爽消鑠飲食益損父母竊憂之密以扣宿直小兵云夜與人切切笑語呼問子子不敢諱以實告父母曰此鬼也當爲汝治之子曰不然相接以來初頗爲疑今有日矣察其起居上下言語動息無少分不與人同者安得爲鬼父母曰然則有何異曰但每設食時未嘗下箸只飲酒啖果實而已父母曰俟其復至使之食吾當自觀之子反室而女至命具食延之至于再三不可曰常時來往無所礙今食此則身有所著欲歸不得矣子又強之不得已一舉箸父母從外入女矍起將避匿而形不能隱踧踖慙窘泣拜謝罪胡氏盡室環之問其情狀曰亦自不能覺向者意欲來則

來。欲去則去。不謂今若此。又問曰、既不能去。今爲人邪鬼邪。曰、身在也。留則爲人矣。有如不信。請發瘞驗之。如其言破冢。見柩有隙可容指。中空空然。胡氏皆大喜曰、冥數如此。是當爲吾家婦。爲改館于外。擇謹厚婢服事。走介告其家。且納幣焉。女父遣長子與家人來視。眞吾女也。遂成禮而去。後生男女數人云。今尙存。女姓趙氏。（李德遠說忘其州名及胡氏子名。）

欄街虎

趙淸憲公父元卿。爲東州某縣令。有婦人亡賴健訟。爲一邑之患。稱曰欄街虎。視笞撻如爬搔。公雖知之。然未嘗有意治也。會其人以訟事至廷。詰問理屈。遂杖之數至八而斃。卽日見形爲厲。行步坐臥。相追隨不置。雖飮食亦見於杯盤中。公殊以爲苦。旣罷官。過岱嶽入謁。女鬼隨之如初。暨登殿焚香再拜。猶立其旁。公端笏禱曰、元卿受命治縣。以聽訟爲職。此婦人自觸憲罔。法當決杖。數未訖而死。邂逅致然。非過爲慘酷殺之也。而橫爲淫厲。累年于茲。至於大神之前。了無忌憚。神聰明正直。願有以分明之。使曲在元卿。不敢逃譴。如其不然。則不應容其久見苦也。禱畢又拜而起。遂無所見。（趙公之孫恬說。）

李孝壽

政和二年。李孝壽爲開封尹。以嚴猛居官。輦轂之下。無敢議其政者。有游士寓汴河上逆旅中。暴得疾。惛不知人者累日。忽洒然醒。問人曰、大尹安否。曰、無恙。曰、是將死矣。因言病中憒憒。見壁間隱約如一門。久而愈明。金鋪朱戶。高明伉爽。不覺身在門側。排闥而入。庭廡宏麗。類好官府。而寂無一人。徘徊甚久。聞堂

上樂作。其聲漸近。女妓數百人。自屏後出。各執樂具。服飾甚都。擁金紫貴人。乘涼輿。徑至廳事。絲管競作。喧轟動地。貴人就坐。女妓環列左右。忽拊掌一聲。悉變爲牛頭阿旁之屬。奇形醜貌。可怖可愕。所坐之榻。化爲大鐵牀。向來金石絲竹。皆叉矛鉆鑽物也。百鬼爭進。剝其衣碎之。屠割焚炙。備極慘楚。號呼宛轉。不可忍視。如是移時。又悉拊掌。則鬼復爲妓。牀復爲輿。叉矛復爲金石絲竹。貴人盛服如初。奏樂以入。吾身進退無所向。獨往廡下小室宿焉。不復知昏旦。度如一日許。所見復然。如是者三。漸玩習不甚懼。稍從旁觀之。一鬼忽顧曰、汝爲何人。輒至此。將累我。逐吾使出。且闔其戶。因得復生。所見貴人。乃尹也。時孝壽猶無恙。已而有疾。遂改提舉醴泉觀。才一月果死。方孝壽治京師。尤留意姦盜。有白馬甚駿。將入朝。爲人竊去。散遣邏者伺諸城門。閱五日。或牓于門曰、白馬已染成烏馬。今行千里矣。蓋盜既得馬。黔其皮。鞍乘以出。故不可捕。明年。濮州諸李遣信致餉。發其篋。馬皮在焉。姦猾能玩人如此。

八段錦

政和七年。李似矩爾大爲起居郎。有欲爲親事官者。兩省員額素窄。不能容。卻之使去。其人曰、家自有生業。可活妻子。得爲守闕在左右。無以俸爲也。乃許之。早朝晏出。未嘗頃刻輒委去。雖休沐日亦然。朝晡飲膳。無人曾窺見其處者。似矩嘉其謹。呼勞之曰。臺省親事官。名爲取送。每下馬歸宅。則散去不顧矣。況後省冷落。爾曹所弃。今獨如是何也。曰、性不喜諠嬉。且已爲皂隸。於事當爾。似矩素於聲色簡薄。多獨止外舍。倣方士熊經烏申之術。得之甚喜。自是令席於牀下。正睡熟時。呼之無不應。嘗以夜半時起坐。噓吸按

摩行所謂八段錦者。此人於屏後笑不止。怪之。詰其故。對曰。愚鈍村野。目所未見。不覺笑耳。非有他也。後夜復然。似矩謂爲玩已。叱曰。我學長生安樂法。汝旣不曉。胡爲屢笑。此人但謝過。旣而至于三。其笑如初。始疑之。下牀正容而問曰。自爾之來。我固知其與衆異。今所以笑。必有說。願明以告我。對曰。愚人耳。何所解。固問之。踟躕良久。乃言曰。吾非逐食庸庸者流。吾之師。嵩山王眞人也。愍世俗學道趨眞者益少。欲得淳朴端敬之士教誨之。使我至京洛求訪。三年于此矣。昨見舍人於馬上。風儀洒落。似有道骨。可教。故託身爲役。驗所營爲。比觀夜中所行。蓋速死之道。而以爲長生安樂法。豈不大可笑歟。似矩聽其言。面熱汗下。具衣冠向之再拜。事以師禮。此人立受不辭。坐定。似矩拱手問道。此人略授以大指。至要妙處。則曰。是事非吾所能及也。當爲君歸報王先生。以半歲爲期。復來矣。凌晨不告而去。明年五月。似矩出知光州。終身不再見。沈度公雅說。

金剛不壞身

醫師能太丞、居京師高頭街。藝術顯行。致家貲鉅萬。晚歲於城外買名園。畜姬妾十輩。全失衞生之理。但每日早起。誦金剛經數卷。旣卒三歲。女眞犯闕。發其墓。剔取金帶衣服。弃尸道旁。亂定。其子訥修理墳塋。見僵尸暴于墓左。頹然若生。略不少損。乃知金剛不壞身之說。非虛語也。訥精於產科。官至遙郡團練使。陷虜在陳王悟失家。爲先君言。

黃士傑

南劍州將樂人黃士傑母余氏、夢人持省試榜告曰、爾子得官。母曰、吾子不讀書。何由得。曰、天命已定。出示之。乃黃光弼也。母曰、吾長子士安已入道。少者名士傑。無此人。曰、改名而字元翰可也。母志諸壁而不言。紹興四年。士傑欲應秋舉。母曰、若素不學。徒有往反費。不可。士傑以告叔父。叔爲之言。母曰、必欲往須更名。名不改不可試。叔謂士傑曰、汝母所見若是。其可違。乃具紙筆往請。母卽書黃光弼字元翰。果預薦。次年登科。士安後名大成。予嘗見之於嶺外。（大成說。）

二盜自死

族弟、燿。紹興十八年爲坑冶司檢踏官。自鄱陽如信州。與縣小胥某偕行。至餘干。族人爲尉。以酒殽犒從者。小胥空腹飲數杯。醉不能起。燿先行。待之終日不至。越三日、遣一介還。緣道訪之不得。胥有端硯甚大。酷愛之。常置腰間。是日乘醉行。有兩人視其腰下。疑爲白金也。殺之。探其物非是。乃束以菅藨。投諸江。略無一人知者。明年。二盜共在一處。白晝擾擾。如與人爭辯狀。自言曰。曩實誤殺汝。吾過矣。爲傍人說去年事。歸及家皆死。

劉正彥

宣和初。陝西大將劉法。與西夏戰死。朝廷厚卹其家。賜宅於京師。其子正彥。既終喪。自河中徙家居之。宅屋百間。西偏一位。素多鬼。每角門開。必見紫衣金章人。如唐巾幘。裴回其中。小童拱立於後。亦時時來宅堂。出沒爲人害。正彥表兄某、平生尚膽氣。無所畏。獨欲窮其怪。乃書刺往謁。置于門外。少選。門自開。紫衣

端笏延客入。設茶相對。儀矩殊可觀。詢其何代人。何自居此。曰、居此三百年。在唐朝實爲汴宋節度使。以臣節不終。闔宗三百口。併命此處。至今追思。雖悔無及也。客曰、歲月如許。胡爲尙淪鬼錄。曰、負罪既重。受生實難。非得叛臣如吾者相代。未易可脫。客曰、爲公徼福於釋氏。作水陸法拯拔。以資冥路。若何。曰、無益也。然且試爲之。客退語正彥。他日呼闍梨僧建道場於廳事。甫入夜。紫衣者據胡床而觀。小童在傍。几執事之人無不見。僧獨懼。振杵誦降鬼神呪。才出口。紫衣已覺。厲聲呼小童曰、索命去。童趨而前。僧卽仆地。如爲物搏擊。乃告曰、我實殺汝。焚其骨以囊貯灰。掛寺浮圖三級下塼隙中。無一人知之。今不敢隱。願舍我。踰時乃醒。紫衣與童皆不見。問之元不知所言。此童蓋爲僧所篋殺。死後乃從紫衣者。僧見之故懼。至建炎中。正彥卒以逆誅。

王敦仁

胡汝明待制舜陟帥廣西。與轉運使呂源以職事相失。府吏徐等者、獲罪於胡。杖而逐之。陰求胡過失以啖源。得其邕州買馬折閱事。劾奏于朝。故相秦檜入其言。紹興十三年。遣大理丞袁柟、燕仰之爲制使鞫治。是歲六月。捕胡下吏。凡一時左證皆就逮。等亦對獄。才旬日。胡死獄中。二承懼。祕不使言。陽令府中召醫入。諭醫者王敦仁、使證爲病篤。舁出外。等亦得歸家。行未至。忽斂衣襟曲躬向空而揖曰、待制在此。卽時病。及家而死。後三年六月。敦仁以疽發背死。憑其家人言曰、我頃入獄視胡待制。時實已死。我畏寺丞之責。妄言疾勢八分。合服鍾乳藥。至已無所付。自飮之而出。致其冤不得直。今須我對於地下。呂源受代。

居衡州且死戒子弟治身後事指其棺曰入此見胡待制時大費分說在竟亦不起又胡公在獄時得以一婢自隨後嫁桂林衆人白晝見胡從外入曰急須汝證吾冤勉爲吾行婢曰待制有命敢不從胡喜而出婢具告其夫將更衣索浴未及而逝

崔婆偈

東平梁氏乳媼崔婆淄州人爲宣義郎元明乳母平生茹素性極愚不能與同輩爭長短主母晁夫人留意禪學崔朝夕在旁但能誦阿彌陁佛虔誠不少輟不持數珠莫知其幾千萬遍紹興十八年年七十有二得疾洞泄不下牀然持念愈篤忽若無事時唱偈曰西方一路好修行上無條嶺下無坑去時不用著鞋襪腳踏蓮花步步生諷咏不絕口人問何人語曰我所作婆婆何時可行曰申時去果以其時死十月五日也用僧法焚之至盡舌獨不化如蓮華然元明子友

夷堅乙志卷第十十二事

張銳醫

成州團練使張銳、字子剛.以醫知名.居鄭州.政和中.蔡魯公之孫婦有娠.及期而病.國醫皆以爲陽證傷寒.懼胎之墮.不敢投涼劑.魯公密信邀銳來.銳曰、兒處胞十月、將生矣.何藥之能敗.如常法與藥.且使倍服.半日兒生.病亦失去.明日婦大泄不止.而喉痺不入食.衆醫交指其疵.且曰、二疾如冰炭.又產蓐甫爾.雖扁鵲復生.無活理也.銳曰、無庸憂.將使卽日愈.取藥數十粒.使吞之.咽喉卽平.泄亦止.逮滿月.魯公開宴.自諸子諸孫及女婦甥壻合六十人.請銳爲客.公親酌酒爲壽.曰、君之術通神.吾不敢知.敢問一藥而治兩疾、何也.銳曰、此於經無所載.特以意處之.向者所用.乃附子理中圓.裹以紫雪耳.方喉閉不通.非至寒藥不爲用.既已下咽.則消釋無餘.其得至腹中者.附子力也.故一服而兩疾愈.公大加歎異.盡斂席上金七箸遺之.慕容彥逢、爲起居舍人時.母夫人病.亦召銳於鄭.至則死矣.時方暑.銳欲入視.慕容不忍.意其欲求錢.乃曰、道路之費.當悉奉償.不煩入也.銳曰、傷寒法.有死一晝夜復生者.何惜一視.不得已延入.銳揭面帛注視.呼仵匠語之曰、若嘗見夏月死者面色赤乎.曰、無.口開乎.曰、無.然則汗不出而鑞耳.不死也.無亟斂.趨出取藥.命以水二升煮其半.灌病者.戒曰、善守之.至夜半大瀉.則活矣.銳舍於外館.夜半時.守病者覺有聲勃勃然.遺矢已滿席.出穢惡物斗餘.一家盡喜.敲門呼銳.銳應曰、吾今日體困不能起.然

亦不必起。明日方可進藥也。天且明。徑命駕歸鄭。慕容詣其室。但留半胄散一貼而已。母服之。數日良愈。蓋銳忽求錢之疑。故不告而去。紹興中入蜀。王秬叔堅問之曰、公之術古所謂十全者幾是歟。曰、未也。謹能七八耳。吾長子病。診脉察色。皆爲熱極。命煮承氣湯。欲飲之。且飲復疑。至于再三。將遂飲。有如擊吾肘者。姑持盃以待。兒忽發顫悸。覆綿衾至四五。始稍定。汗下如洗。明日而脫然。使吾藥入口。則死矣。安得爲造妙。世之庸醫。學方書未知萬一。自以爲足。吁可懼哉。王秬叔堅說。

餘杭宗女

唐信道宣和五年自會稽如錢塘。赴兩浙漕試。館于普濟寺。寺後空室有旅櫬。欲觀之。僧止之曰、是中乃一婦人。棺半開半闔。時時出與人往來。非數人同入視不可。唐曰、豈有秀才畏鬼者乎。竟獨往。棺上誌曰、某王宮幾縣主之柩。蓋距是時已四十年矣。一女子可二十許歲。粉黛鉛華。如新傅者。容色與生人無少異。驚歎而出。還會稽。以語吳棫材老。材老曰、是烏足爲異哉。吾居餘杭縣寺中。亦有宗女柩寄僧坊者。每夕與僧飲酒歌笑。旁若無人。通衽席之好。遲明就木。僧必送之以往。如是二年。事浸聞其父。父怒。謀舉而焚之。母夢女悲泣告曰、兒不幸死。而冥數當與僧合。自知淫穢。以貽父母羞。然腹已有孕。儻不得生子。則沉淪幽趣。長無脫期。願少緩三月。使畢此緣。然後就焚。無害也。母亦泣而寤。以告夫。夫愈怒曰、兒已死。乃與庸僧遊。又欲爲生子。吾不能受此辱。必焚之乃可。是夜母及一家人悉夢女來。如前訴之語而加苦切。申言至數四。明日合詞白其父。父堅忍人也。愈益怒。不俟所擇日至。立呼凶肆之人。與薪厝火斧棺而爇

之其腹皤然少焉折裂果有嬰兒已成形矣信道說

金馬駒

京師人郭自明太尉以事太宗藩邸恩至濮州刺史賜宅于炭坊巷嘗夜半聞屋上甲馬奔驟聲怪之遣人出視見一馬大如猫而差高馳走不止一卒以荻帚撲得之取至地乃黃色小馬蓋生物也收養于家久而馴熟出入無所畏郭氏寶惜之遇食時婦女翦嫩草如絲縷手日餵飼呼爲金馬駒後爲人誤擊其足微有損處然嘶鳴飲齕自若也又一夕有人扣門曰還太尉馬錢守者以告遣視駒已死矣及啓關五百千宛然在地郭氏取錢而瘞其駒更數歲發瘞而觀則成一金馬旋化爲銅所損足已落至今猶在其玄孫繪居鄭州新鄭者實藏之繪從弟沂說

湖口龍

池州每歲發兵三千人遣一將督戍江西率以夏五月會于豫章番休而歸紹興二十五年統制官趙玘受代去行兩日泊舟順濟祠下祭罷攜妓入廟飲酒以舟中苦熱命設榻于西廂飲福廳將翼日早發廟祝知神不樂不敢明言但云龍王不在廟出巡江矣度一二日西歸大軍若果行懼或相値遇不便也玘素膽勇且被酒聞祝言殊不信叱曰師行何所畏如期打鼓發舩行未至湖口縣三十里遙望若有山橫前舟人震恐玘以爲眞山竦身立觀之少焉北風大作白浪涌起如屋見向所謂山者乃大赤斑龍無首無尾其身長正與江闊等擁水而南玘猶命射之百矢俱發其來愈近玘始懼急回棹奔入小濡避之矴

纜方畢。龍直前而過。寒風肅然。當盛暑、皆有挾纊意。久之乃息。他舟覆者數十艘。沉士卒數十人。巨商同宗行者。亦多溺死。時外舅鎮江西玘具列其事。獨諱廟中之過云。

吳信叟

卿樞王恭簡公時亨。紹興丁卯歲、爲明州節度推官。時吳信叟罷右史鄉居。與賓客罕還往。唯樞及簽判王某、鄞縣宰劉某、三人者。得陪杖屨。然信叟與樞厚甚。一日延之坐。問曰、君家祖塋相對。當有三峰峙立。水流其前。是否。樞驚曰、然。公何以知之。曰、吾非瞽史。但習靜滋久。中心泊然。或可以前知。豈特此也。君異時官職亦可言。從此十年。當爲館職。歷著廷。嘗教王府。由柱下史至侍從。然後出爲大帥。迺入秉樞極。劉宰固佳士。但壽算垂盡。得終此任幸矣。王簽判亦碌碌一兩政。皆非君比。樞雖素敬之。然亦疑信居半。且謂已第二人及第。一任回。便可覬入館。不應在十年後。既而劉卒於鄞。王簽判亦假塞樞。受代改官。纔得洪州教授。待久次。丙子歲、乃之官。會信叟入爲給事中。薦之。召拜校書郎。閱兩月除佐著作兼二王府教授。而信叟遷吏部侍郎。樞往賀。留與飲。情意戀戀。臨上馬謂曰、見君止此耳。樞訝其言不祥。已而爲銓試考官。在貢院。聞信叟坐論事罷知毗陵。即去國。尚已不及見。暨出院。遣使持書問訊。至蕭山。則信叟死於縣驛矣。樞果自右史登掖垣。出鎮蜀道。還朝同知密院而薨。考其所言。無毫釐不合。王公說。

王先生

濮州王老志先生。以道術知名。濮有士人。饒口辯。欲以語窮之。往造焉。其居四面環以高墉。但開狗竇出

入士人匐匐就之。方談詞如雲。忽地下旋渦坼。俄已盈尺。中有鱗甲如斗大。先生謂客曰、子亟歸。稍緩必致奇禍。士人遽出。行未五里。雷電雨雹倏起。馬蹄局不行。偶得一土室。入避之。望先生庵廬。百拜乞命。僅得脫。其他事多見於蔡絛國史後補。

義烏古甕

金華喻葆光、字如晦、義烏人也。紹興丙辰正月、命奴江陸、耕所居之南前郭園。耕未竟。土中洞然有聲。牛爲之驚。陸意其下有藏窖。輟耕掘地。深二尺。得瓦缶。廣六寸。厚一寸。形模甚古。下覆一甕。甕正圓。可容三斗黍。四耳附口。口徑四寸。視之其色蒼然。扣之其音鏗然。發缶窺之。杪然無有也。洗滌滓垢。置之几案間。莫有能別其爲何代物者。遇客至、則以盛酒。葆光之子良能。嘗作古甕賦。至今存焉。

夢女屬對

喻叔奇良能紹興丁巳閏十月十三日夜、宿於居之南齋。夢友人相攜至一處。雲窗霧閣。幽閨繡戶。蕭灑可愛。如名妓家。一女子方笄歲。秀色靡曼。衣製嫻雅。牀氈茵席。蘭麝之芬郁然。屏几供張。皆華好相稱。坐良久。女子顧曰、妾有隔句。欲煩郎君屬對。如何。叔奇唯唯。乃言曰、皇天生奚酐之人。見魚便摸。言畢。以紙授客使書。又改人字作才字。叔奇問酐字若何書。曰、從西旁寸者是也。何謂奚酐。曰、人之風流者爲奚酐。何謂見魚便摸。曰、猶言見閩便打耳。叔奇方事科舉。以功名爲心。意不在色。即答之以他語曰、元氣鍾太阿之劍。逢虎須爭。女子熟視微笑。又欲令和詩。未及言而夢覺。雞既鳴矣。二事皆叔奇說。

閩清異境

福州閩清縣近村有大溪。溪北有寺。溪南大山長谷。草樹緜延。父老相傳。自古以來。人跡所不到。到則遇奇怪。有三僧從他處來。皆好尋幽選勝。欣然欲往。相與裹糗糧。拏小舟。度彼岸。爲三宿計。行未久。滿道虵虺縱橫。踐之以過。異鳥形容可憎。鳴噪紛紛。觸目生怖。不半日。兩人願還。一僧獨奮曰。出家兒視死爲等閑。況怖懼乎。我將獨往。乃幷兩人所齎。草行露宿。愈益南去。二之日。虵鳥漸少。稍有徑路可尋。三之日。亦覺勌苦。遙望山下木杪炊煙起。知有人居。復行前抵其處。得茅屋一間。寂不見人。僧就憩。取亂葉熱之。俄一人自外荷鉏至。架鉏於門上。趨近附火。視之。人也。不交一談。袖中出芋十枚。炮熟指其半與僧。自食其半。既暮。徑臥土榻上。僧亦同宿。終不相誰何。天將曉。人已去。僧亦從此歸。泯道處處記之。到寺具以所見語兩人。兩人悔前日空反。乃相約重尋之。歷三日。與曩所記無異。及大木下。則茅屋已焚。但斫木皮尺餘。題詩其間曰。偶與雲水合。不與雲水通。雲散水流去。杳然天地空。悵然而歸。後無有能去者。何德駒說。

巢先生

紹興八年。無錫縣有道人。曰眉山巢谷。年百十七歲。少時與東坡兄弟往來。狀皃雖甚老。然面不黧皺。瞳子碧光炯然。飲酒食肉皆過人。舅氏太學博士沈公體仁。居高村。距縣十餘里。谷每杖策至。輒留連信宿。自言三十歲時逢異人。謂已壽不長。至五十五歲數盡。因授以祕法。使記其歲月日時。俟時至。當卽靜室。步北斗。而被髮臥魁星下。必可免。自是每十五年。輒有大厄。須五如此。若滿百二十歲。則長生不死矣。始

時在宿州天慶觀。以正月十六夜當死。如異人教。絕食一日。從道士借空房。託云行氣。屏處其中。正晝已見鬼物紛紜。如有所追捕。夜且半。來者愈密。周旋室內。至踐髮膚以過。然身殊輕。不能壓。人皆咨嗟叱咤曰、必在此。何以不見。失今夕不取。吾曹罪在不赦。奈何。其夜擾擾幾達曉。寂無所聞。乃敢出。凡四度若此。所見皆同。今年又當爾。未知終可脫否。至十一月二十一日。徧告邑中所善者。乃還寓舍閉戶。過三日。人訝其不出。發戶視之。已死。鼻端一道正白。不知以何日終。豈非造化大限。竟不可逃乎。蘇黃門作巢公傳。已言其卒於嶺南。今此其人豈是乎。惜無有人以此問之者。舅氏說。

松毬

紹興戊午冬、予兄弟同奉先夫人之喪。居無錫大池塢外家墳庵。庵前後巨松二萬株。次年春、兩松各結一毬。松高四五丈。毬生其顛。四向翠葉圍繞。宛然天成。庵僧紹明曰、近村邊氏墓松。亦曾如此。其狀差小。而其孫安野秀才預薦。今數二而大。豈非沈氏有二子登科乎。是時內兄沈自強、自求、方應進士舉。既而皆不利。而予伯氏、仲氏、乃以壬戌年中博學宏辭。蓋習此科時。正在庵肄業。遂合二毬之瑞。

梁元明

予友壻梁元明。嘗夢入冥府。冥官令詣曹對狀。戒之曰、還家勿泄於人。雖父母妻子。亦不可言。若犯令當滅族。梁再拜受命。追者導之還。經地獄門。引入至鑊湯。見獄卒以長叉叉囚置鑊內。骨肉糜爛。腥臭逆鼻。正如人間瓠羹然。是夜夢覺。以告其妻。妻亦不敢問所供何事。梁自是不食瓠羹。云聞其氣輒嘔逆。後三

年從桂林如衡山道經零陵逢他人喪柩書銘旌曰漢陽軍簽判梁宣義詢其鄉里曰東平人元明新調漢陽簽幕鄉貫官氏皆同深惡之竟不及赴官而卒時紹興十四年